

無政府主義批判

普列哈羅夫著
青 銳 譯

上 海

辛 聖 書 店 版

1 9 3 2

普列哈羅夫著

無政府主義批判

青 銳 譯

辛墾書店出版

1932

無政府主義批判

1930 4 7 初版

1932 11 20 再版

1501 — 2500 册

著者 普列哈羅夫
譯者 蕭 蕭
出版者 辛 墾 書 店
發行者 辛 墾 書 店

上海海寧路三銀里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大洋五角

這本書原名爲 Anarchisme et Socialisme，
初版照譯，現在改名爲『無政府主義批判』更爲
妥當。因爲這本書實際上是站在科學立場對於無
政府主義者斯梯納、蒲魯東、巴枯甯、克魯泡特金、
埃天梵、格拉梧、等人底學說加以指摘的。它底批
判方法不是責罵，而是很客觀地指出其非科學之
所在，證明它是空想。因此對於社會研究中之所謂
空想與科學，不能不敘述。這便是前兩章底含意。
所以把這本書底名字改成『無政府主義批判』是
最適當的。

青 銳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目 錄

中文譯版引言	三
法文再版引言	六
一 空想的社會主義底觀點	一九
二 科學的社會主義底觀點	三四
三 無政府主義學說之歷史的發展	
四 無政府主義底觀點	四五

斯梯納.....	四六
蒲魯東.....	六五
巴枯寧.....	九五
門徒輩 (註)：克魯泡特金；埃天 梵；格拉梧.....	二六
四 所謂無政府主義者底策略 ；道德.....	一五七
五 結論。有產階級，無政府 主義和社會主義.....	一七七
譯後底話.....	一八七

註 原文爲 epigone，係人給與希臘神話中百利
(Thebes) 前七首領之子底名稱，大約又可譯作“第二
輩”或“子侄輩”之意。日譯從音，茲特取其義。——譯者

中文譯版

引言

社會主義爲現代底新思潮，是人所不能不求個了解的。無政府主義亦是以新思潮見稱，同樣爲我們所熟聞，而應明瞭其究竟的。並且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又互相衝突，由來甚久。要求了解新思潮底人，尤不能不弄一個清楚。

在中國現今，社會主義底著作，前前後後，大大小小，倒有了一些。社會主義名著，在今天也翻譯得不少。無政府主義雖然亦有，但比較起來，相

差得遠。因此，對於這兩個主義底衝突，在歐洲固早已解決，而在我們這文化落後底國家，一般人還有未明瞭其究竟底地方。爲弭補此等缺憾計，這本書就有介紹到中國來底必要。

恰恰地，這本書談社會主義底部份較少，談無政府主義底部份較多；而且把很多無政府主義大家底著作，差不多凡在一八九四年以前的，都作了一個系統的分析。不消說，『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底題目，重在闡明雙方底差異，判斷雙方底是非，以解決牠們的衝突。這裏要補說一句，就是他談社會主義底地方雖是較少，然而却很精粹扼要。因此，這本書就是非常之合於我們目前需要的了。

另外還有要說明的，就是這本書在解決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底衝突時，完全是用科學作裁判底標準，絲毫沒有門戶底見解。不僅是以科學作標準，品評無政府主義，而且他對於社會主義，也是用底同一標準。這完全是一種社會界底科學著作，充分地有社會科學底價值。

同時，這本書又是有歷史性質的。牠對於社會主義，從空想時代說到科學時代。對於無政府主義，亦追跡其史的發展，說明牠底產生，進展，變化，及其各時代底特性。因此，本書可說是一種社會思潮史之科學性的闡明。

至於這本書之爲理論的著作，那是不用說的了。

讀這本書底人，若是本此意旨來注意研究，那不止明瞭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底是非；並且明瞭無政府主義底究竟；社會主義底科學性；以及科學底精神之所在。平日對於這些方面底問題，至此可以解決；沒有問題的，便得着了一個有力的證明，向前推進。

在翻譯方面，我雖力求忠實，恐亦不免有疏忽之時。讀者若是發覺有錯誤處，請致函於我，以便將來改正。

青 銳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

法 文 再 版

引 言

當‘都爾 (Tours) 代表大會’舉行時，普列哈羅夫 (Plekhanov) 這本小冊子將再版就正在完成之中了。但有各種情形來阻礙着，一直遲到今天才把拼好的版拿去付印。我們不踟躇地說出的，就是有一個出版遲延底原因，在於我們決定簽字付印以前，結算賬目耽擱了好久。假使實際上『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在牠前兩章，對於歷史的唯物主義提供出一個活生生的要領，而這個唯物史觀，為

。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七年中所共同完成的。又標明了空想的社會主義底失敗和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到來；假使牠在無可爭論的狀態中，確定無政府主義於一切學說的表示中，不可避免地連繫着空想方面，我們對於這本書，也不能絲毫也不想及作者為論戰所牽引，曾有往往超過分量而致大不公道的這件事情。

無政府主義在‘第二國際’那些人看來，常常是一種黑色(註一)的蠢人。其實，他們的偏執和倨傲，使他們不大明白純粹政治的和合法的社會主義之過度，要喚起一個必然的抗議。這個抗議，在蛻化於革命的工團主義裏以前，帶着無政府主義形式。無政府主義之學說的幼稚，感情論底傾向，卑耳忌拿體(Berquinade 註二)底嗜好，蒲魯東(Proudhon)，

註一 無政府主義底旗子為黑色。——譯者

註二 法國文學家卑爾甘 (A. Berquin) 所寫底「兒童之友」及其他劇本，俱屬平淡無趣的甘言，人遂以 Berquinade 名類此的著作。——譯者

巴枯寧(Bakounine),克魯泡特金(Kropotkine註三)之歷史學識和經濟學識底膚淺，這一切都不會准許社會民主黨人羅馬克思底馬克思主義於遺忘，曲解和妥協——還很有些別的責備呢——之中。隨便那個人，有權與別人嚴格地顯示出他自己的無可非難。但這種情形對於社會民主黨人還少些。在他們，理論和實踐，都費時間於用譏笑的反對來對這個處罰那個。他們的機會主義不停止地增長，最後至於迫蹙‘第二國際’到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之可恥的投降。

對於『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還有一種別的保留。普列哈羅夫寫這本書於一八九四年，正是由拉勿雪(Ravachol)到加色略(Caserio)那些無政府黨人暗殺行動底時代，所以對於無政府主義，在他所批評底理論家而外，就只有“用事實宣

註三 這裏，我們拋棄斯梯納(Stirner)於一邊，這是使普列哈羅夫不快意的，其實他的影響可說是等於零。

傳”。一樣，這個也正是在差不多近於美學的謄寫所構成之蒙瑪爾特(Montmartre^{註四})和喀簡拉丁(Quartier Latin^{註五})那些學社底時代。所以他只看到無政府主義在藝術方面的影響。

當他根據這些不充足的事實說出“無政府主義對於無產階級從不會有嚴重的影響”時，就在預料將來這方面，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無政府主義，至少在法國，意國，西國(西班牙)，從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四年，曾對無產階級生出一重大的影響。——這是與其方法上的弱點相當的，如果不然，還要重大。這些地方，有配得上稱為工人的無政府主義存在。牠陸續溶化於革命的工團主義中。而且在任何情況內，牠很少與普列哈羅夫所部份地苛評之智識份子的無政府主義相似。這因為無政府主義曾親密地混入到工人階級底生活和行動

註四 巴黎近郊底縣名。——譯者

註五 或譯拉丁區，是巴黎城內底一區，其中學校極多，簡直是一個學生區域。——譯者

裏，所以就能使牠脫去一大部份最初原有的空想。在柏魯簡（Pelloutier）——他直到給勞動者誇說集中和紀律底好處——之工人的，組合的無政府主義和斯梯納之絕對的個人主義中間，能夠說有一點點邏輯的連繫麼？

加之，無政府主義不爲其學說立場底弱點所阻，用一種天才的推論，把社會民主黨慣於投機或急進的理論家底太巧妙地放在後面多遠，之國家問題在革命中底重要，把握着了，也是固定的事實。無政府主義對此問題，提出得不好，解決得還更不好，自然是可能的事。但，不論好壞，總是提出了牠。所以正當‘社會民主黨’一天一天離開馬克思主義反國家的遺教時，無政府主義者却竭力攻擊國家概念。這時，就靠蘇維埃革命底經驗，列寧和他的書『國家與革命』（註六）來嚴格地恢復這個討厭

註六 列寧在引出普列普哈羅夫底小冊子後，很驚怪他攻擊無政府主義時，“完全放國家底問題於一邊”。他不拘泥文字而加說一句：“他的小冊子包含兩

於‘社會民主黨’底遺教。‘第二國際’對於國家，沒有牠自己的學說，牠所有的，是有產階級底學說。反之，‘第三國際’就有牠自己的，也同樣是屬於馬克思學說的，簡括起來就成爲這個二重性的口號：
破滅國家，無產階級專政！

這些雖然提出來了，但不曾少許使普列哈羅夫底小冊子，以論戰興趣寫出的，就喪失了一切教育的效能。現今共產主義在其路上遇着底大部份困難，都由於勞動者們，好些國內的尤其是我們國內的，還沒有洗脫一切空想主義底傾向。派別思想與空想主義有密切關係。而最近在法國，對於聯合戰線底觀念，多所爲難，非使其失其不可的，就是這個人學於階級思想底派別思想在爲其作禍。

部份：一部分是歷史—文學的，對於斯梯納，蒲魯東等，包含有一些寶貴的材料；他一部分則十分詭辯的，充滿了粗率的推理，企圖婉轉說明無政府主義者與匪徒沒有絲毫分別”（『國家與革命』，巴黎，一九二一年版，一三一頁）。這個批評雖是嚴厲，但却充分正確。

因此，在這本書中，凡可以使工人熟習科學的社會主義——或者如馬克思所說之批評的共產主義——觀點的，都是好的，而且應該是喚起大家注意的。這本小冊子，縱是有些應該保留地方（我們曾經做了），然對於唯物史觀這個自馬克思和恩格斯以來就可以叫做無產階級哲學的，倒很能除去某些誤會，而傳授以精確的旨趣。

* * *

現在，說點關於作者底話。每個人都知道佐治·列普哈羅夫（Georges Plekhanov 在一八五七年生於丹波梧 Tambov註七）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俄國之勇敢的宣傳者。他在很年青的學生時代，就投身於革命的爭鬥。並且在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那個有歷史意義的示威運動中，盡了一個作用。那次運動，在彼得格勒底開冉（Kazan）聖母禮拜堂前面舉行，是紅旂在俄國第一次飄揚底時候。他

註七 在一八五七年，生於丹波梧（Tambov），死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日芬蘭底台利越基（Torioki）。

在那已經生出一些爲民衆利益底犧牲者尤其是偉大的齊利舍士基(Tchernichosky)時，發表一個演說。其中有云：“我們大家聚會到這裏來，在整個俄國之前，表示我們與這些人底連帶義務；我們的旂子是舉起了；牠上面寫底口號是：土地和自由！”

那個示威運動爲警察和哥薩克(Cosaques)騎兵所驅散。普列哈羅夫結果逃起走了。於時，他過俄國革命黨人底祕密生活有一些時間，並且就永久那樣。後來，他逃到西歐(一八八〇年)，在巴黎過滯一瞬，最後即定居於瑞士，過了他一生大部份的歲月。從這個時代起，普列哈羅夫確信沒有必要堅持着用恐怖的軍門來反對沙制度(Tsarisme)，主張在羣衆中做積極的社會主義宣傳。另外，他的社會主義，在那時所接受的，來於馬克思底成份不及來於巴枯寧的多。然而在他直接研究『資本論』和考察德國社會主義時，就確定地改變其說，走到馬克思主義這邊來。

開始出現於俄國民意派之民主的和人民的意德沃羅基 (Ideologie) 廢墟上底馬克思主義著作，就是他的『社會主義與政治爭鬥』(一八八三年)那本小冊子。從此，他就走入了馬克思主義戰士底時代。

同年，普列哈羅夫與他的朋友亞克色爾諾 (Axelrod)，列阿·達慈 (Leo Deutsch) 和勿拉·熱蘇里齊 (Vera Zassoulitch 註八)，組織‘勞働解放社’。這是再遲十五年後 (一八九八年) 那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胎兒。一八八九年，他到巴黎出席‘第二國際’底成立大會，在那裏底演說中，發表了很合理的名言：“政治革命不以工人運動底形式勝利於俄國，便是沒有勝利可言。”從那時起，便有一輩新的工人和學生團結於他的周圍。他在社會主義界底威權是不可非難地支配了二十年。直到更年青的人們，列寧和馬朶夫 (Martov)，在他們的輪次下來比較武藝時，才衰弱起來。在這裏，不

註八 是即譯『共產黨宣言』成俄文底人。

須回憶多數派和少數派，革命派和改良派，在俄國黨內所做出底大爭鬥。普列哈羅夫對於這兩派，猶疑不決，從未決定幫助這邊或那邊：他自己把握不定，時常出入於彼此之間。觀念與策略底矛盾，磨滅了‘第二國際’底心靈，以致牠於死滅，就這樣地存在於普列哈羅夫個人裏面。

他在一九〇五年所說那個麻木不仁而急須塗去底話：“他們（莫斯科流血星期底犧牲者）只是不應該拿起武器”，是觀念與策略底矛盾使然。到一九一四年世界戰爭爆發時，也是這個矛盾使他——還很多咧——成爲狂妄的社會愛國者。在沙制度顛覆過後，普列哈羅夫遂回俄國。俾得格勒底工人，對於這個老領袖，雖已只不過是一個影子，還表示出勝利的歡迎。但是，他主張繼續戰爭“到底”底叫聲，簡直沒有人聽了。他在多數派革命時，表現無能，而且敵視。在遲幾個月後，他就死於絕對的孤立狀況中，不過使人在虛生太久才死底革命家名單上添一個名字罷了。

沙堵(Sadoul)最近曾給普列哈羅夫以最好的品評(註九)。看吧：

“縱使他在他所賜名“正義戰爭”那個可厭惡的大殺戮時底態度，是很不祥的，縱使他對於十月革命底錯誤和不義，是很深沉的，我們不忘記，也不能忘記這個人給俄國無產階級所盡那些無可與比的勞役。他以最熱心的信念，爲着爭鬥和勝利，來喚起他的階級覺悟，組織他，武裝他，創造若干團體，而給他以口號，並指示他說俄國革命應該以工人革命底形式得着勝利。然而這個人自己却忍受了最難堪的痛苦，貧困，長期的流徙。

“勿陽(Vaillant)昨天所生活其中底悲劇紀念，漸次磨滅於我們的記憶中了。然而這般爲年歲所完結，所衰弱，所結晶了的殘存者，今天還活在世上。他們驚奇着和迷惑着底

註九 甲格士，沙堵底「四十封信」，巴黎，一九二二年版一二五至一二六頁。

事變，在從前能够預見，而今則不能了解，反爲他們所造成並投入於革命路上底門徒超過了。埋沒普列哈羅夫老年之可怕的劇本，使現代俄國革命領袖中最被尊崇的人，變成反革命的工具。

俄國革命黨人曾經撕破了普列哈羅夫生活底最後一章，所以法國革命黨人也昨天拭去，明天還要拭去那些結束勿陽和蓋斯達(Gnesde)們光榮歷史之熱心愛國底篇幅。”

另外我們要指出的是：『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爲一八九四年寫給柏林『社會民主黨』報底東西。翻譯成法文時，登載於都魯時(Toulouse)『社會主義青年』中；其後，‘巴黎集產主義學生團’（一九九六到九七年）開始來印成小冊子行世。比國社會主義者在一九〇七年又再版於甘達(Gand)。現在這版底引證曾經細心校對過，並改正過。以外還添了一些註釋。

亞麥達·杜諾瓦(Amedée Dunois)

空白页

空想的社會主義底觀點

十八世紀底法國唯物論者，與那時束縛法國之一切“不榮譽的”宣戰，既不止息，又無一點寬恕。同時，他們想把他們所呼爲完美的立法，尋找出來，以資代替。所謂完美的立法，就是一切可能辦到底立法中最好的範疇，能够給與“人類”大量的幸福，同時可應用於所有現存的社會，——恰恰像這樣的，就是一個完美的而又出發於最自然的立法。在荷爾巴黑（Holbach）與赫爾維修（Hel-

vetins)底著作中，這種“完美立法”底試探，占一個相當重大的位置。他一方面，我們這個世紀前半期底社會主義者，用巨大的熱誠，無可與比的堅忍，專心追求可能的社會組織中那最好的形式，——一個完美的社會組織。這是他們與前一世紀法國唯物論者所共同具有之顯著的特徵。這個特徵，首先應該引起我們在此研究中底注意。

爲解決這個完美的社會組織底問題，或者說要使一切可能的立法中有最良好的立法，很明白地須有一個標準，來幫助我們，與各種“立法”比較。而這個標準，又須有一個特別的性質。實際上，這就不關於那相對地良好的“立法”，即是說在已知情形中之良好的立法：遠過那個得很！於是便須得找出一個完美的立法，這個立法底全備，絲毫不是相對的，與時間和地點都沒有關係，簡直是絕對的。因此，我們不得不把歷史拿來除外，因爲一切在歷史中的都是相對的，而且繫屬於時間和地點底諸種條件。但是，在人類底歷史已除外了時，留

給我們來指導我們於“立法的”追求中的，還有什麼呢？給我們留下底就是人類，一般的人，人類的本性（或譯人性——譯者），歷史就只是牠的表現。看吧，我們的標準便這樣地決定了。一個完美的立法，一切可能的立法中之最良好的，就是與人性頂相適合底立法。這是能有的：即我們縱然同樣具有一個標準，因為缺乏“光綫”或邏輯，不能完成這最好的立法問題底解決，致成人類的錯誤。但又顯出很不可非難的情形，即這個問題能夠解決，能夠靠着人性之確切的認識，找出一個立法，一個完美的社會組織出來。

這是，在社會科學中的，法國唯物論者底觀點。他們說，人是一個有感覺的和有理性的動物；他逃避痛苦的感覺，尋求快樂的感覺。他有充足的悟性來認識甚麼是有益於他的，正同認識甚麼是有害於他的一樣。從你知道這些定理時起，你就能夠，以反省的思索和善良意志底幫助，在你觀察並評判最好的立法之中，達到一些與數學論證出底

結論有同樣合理，同樣精確，同樣不可討論的結論。恭多塞（Condorcet）就是這樣地從人是有感覺的和有理性的動物這個真理出發，努力來演繹推理，建築一切正當的道德底教條。

指出恭多塞底錯誤，差不多是沒有用處的。假使那些“哲學家”在這個研究方面，得出具有雖很相對而仍無可非難的價值底一些結論，他們就必然是在不自知的情形中，時時離開他們的一般人性底抽象觀點，而站在近乎觀念化了的第三階級底人性觀點。這個人底“感覺”和“推理”，都純全是依照他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樣法。他所有的“天性”（或譯本性，生性，俱可——譯者），就是從堅持有產階級的財產，到代表制度的政府，到商業底自由（讓他做去！讓他過去！一概放任，不要干涉！這個人底“天性”不停止地說），以及由此遞推底等等。在實際上，法國哲學家常常帶有第三階級底經濟需要和政治需要底觀點。這才是他們的真正標準。但是他們使用起來是在無意識的樣法內面，所

以他們在抽象底曠野上繞了一個長灣而後才走到牠那裏。他們的意識的方法，常常是縮小於“人性”與最適合此人性之社會設施政治設施底考察和品評。

這個方法也是社會主義者底方法。十八世紀底人，如摩爾里 (Morelly)，“爲預防那些無益的異論不止息地到來”，遂提出一個無可非難的原則。他“以爲精神的秩序內面，天性是唯一的，固定的，不變的……，牠的法則決不改變”。而“凡可從蒙昧民族或開化民族風俗上底不同引證出來的，決沒有證明天性底變化。至於像如次的情形，至多不過表明是“由於一些出乎意外底偶然，才使某些民族外於牠的規則：這就是或者在某種注意中爲純習慣所制服，別一些又爲那常不違反“人性”地推究出底法則所抑制，最後竟至人離開本真。然而本真決不消滅。”(註一)傅立葉 (Fourier) 依靠人慾底

註一 見於『自然法典』(烏列加爾得爾 Villegardelle 版) 巴黎一八四一年，六六頁底註語。

分析。渦文(R.Owen)以人類性質構成底某種考察爲起點。聖西門(Saint-Simon)本已很明白人類歷史的進化，但仍是要回到人性方面來解釋這個進化底法則。聖西門派竟聲稱他們的哲學是“立基於人性這個新見解上面的。”各派社會主義者，因他們的人性見解之不同，互相攻擊。他們全體，沒有任何例外，都相信社會科學決不會有，也決不能有一個在天性這樣完全的概念之外底基礎。這裏，他們就與十八世紀底唯物論者沒有絲毫分別。人性是他們批評現存社會和尋求應有的社會組織，完美立法之一不變的標準。

摩爾里，傅立葉，聖西門，渦文，我們認定他們全體現在都是社會主義者——空想主義者。因爲我們既然認出他們全體共同所有之一般的觀點，而又能確切地決定那些就是空想主義的觀點，當然要這樣說。這樣就使人們，特別是那些社會主義底對手，所用底詞語：空想主義者，一樣的適合，不須再給牠附帶些甚麼很少確切性底意義了。

不問甚麼人，凡是從一個抽象的原則出發來尋求完美的社會組織的，就是空想主義者。

爲空想主義者用作研究之基礎底抽象原則，即爲人性。另外，有些空想主義者使用這個原則是間接的，以從中推出底概念作中介。那考求完美立法，社會底理想組織，而以人權概念爲出發點的，便是一例。但是，很明白的，這個概念最後仍來自人性。

人可以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空想主義者，也同樣是很明白的。前一世紀法國唯物論者之有產階級的傾向，就表現得顯然，尤其是他們對於完美立法底意見。這些，自然一點也沒有破除研究上底空想主義性質。我們看到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底方法，與荷爾巴黑或赫爾維修，這般法國革命的有產階級選手所用的，決沒有不同。

還有別的特徵。人們都很輕視一切未來底夢，同時，又可以確信在生活上幸福享底社會，是可能的社會中之最好的一個。而且雖然那樣，還可

以進一步用空想主義者審察社會體底構造和生活底同樣觀點，來考究牠們。

這件事情顯然是不合理的，然而沒有更真於牠的。我且舉一個例子來作證明。

在一七五三年，摩爾里底著作，曾以『浮島』(或La Basiliade du celebre Pilpai,這是譯自印度文字的。)之名行世。你看這時底雜誌『公平叢刊』(Bibliothèque Impartiale)』，藉助於甚麼論據，來攻擊作者底共產主義觀念：

“大家充足地知道，在這個秩序之最良好的推理和其實行底可能性中間，有多少遠的距離。這是因為他在理論領域內所說底人，全是想像的，非常馴良地便於一切論據，而且又以相等的熱心，贊成立法者底見解。但一到要實現那些東西時，就須得用如實存在底人，即是說桀驁者，懶惰者，耽於某種惡暴情慾者。至此，平等底計劃，遂特別成爲最拂人性底東西 他們生出來後，不是命令人，便是服事人，

中等身分是不合於他們，徒惹煩難的。”

人生是爲使喚或服役。所以，我們如果在社會裏看見了主人和僕人，沒有甚麼驚怪底地方：這是人性要這樣。『公平叢刊』徒然是排斥了共產主義的“推理”，其實牠考察社會現象底觀點，還不是與空想主義者摩爾里的相同，用人性底觀點非難摩爾里。

想來人家不至給我們說：這個雜誌在牠的辯論時，大約不是誠實的，因爲牠呼號於人性唯一的目的是只爲着掠奪者，命令人者說話。但不管誠實或虛僞，『公平叢刊』，在批評摩爾里時，是站在這個時代一切著作者底共同觀點上的。一切著作者，他們都要設想出某某樣式底人性出來，作爲論據。全體人都是這樣，除外的只有那些落後份子，——過去時代底活鬼，還繼續呼號於上帝底意志。

人性底觀點，爲十九世紀所繼承，如我們所知道的，那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是決沒有別的觀

點，與人性觀點底先驅不同的。

譬如聖西門，本是一個智識廣博底天才者，或者比別人更明白地表示出這個觀點有好多的限制和不足，並且牠導引使用牠底人陷入一種不可清理的矛盾混亂。他用最深的信念給我們說：“將來，是從用前期構成了過去之系列底後期裏面，組成出來的。在把這系列底前期深加研究時，就容易提出其繼後的各期。因此，好好觀察過去，就能容易地推論出將來。”這是真的，恐怕會使人首先就要自問道：然則爲甚麼，把對於歷史進化各階段之全部的關聯有很明白的觀念底人，列入空想主義者內呢？然而，你若把聖西門底歷史觀念作一更親密的認識，你就會看出叫他做空想主義者是沒有錯的。將來自過去推出，人類底歷史進化是一個合法則底過程。但甚麼是原動，——使人類活動底力量，使人類從他的進化底一階段過到別階段底力量？這個力量存在於甚麼東西內？應該到何處去找尋？在這裏，聖西門就回到了一切空想主義者底

觀點，人性底觀點。因此，依照他，法國革命底根本原因在於改變施行世權和神權底力量。為適宜地指導牠和結束牠，應該“使已占優勝底力量成為政治直接的活力”。換一句話，就是應該叫工業家和博學者來組織相應於新社會狀態底政治制度。這件事情沒有做到，而起頭得很好底革命，差不多即刻被拋到一條錯誤的路上。法律家和玄學家就成了局勢中底主人。怎樣解釋這個歷史的事變呢？聖西門回答道：“這是由於人底天性，沒有任何學說作中間物，不能過到一個別的。這個法則還更不可抗地應用於各種相異的政治制度，即文明之自然的進行迫使人類要經過底各種不同的政治制度。這樣，同一的必然性，就是曾經在工業中造出準備代替軍權之新的世權底原素，在實證科學中造出被叫去繼續神學權之新的精神權底原素的，應該發展並應使那個中間的，私生的和轉變的性質之世權和神權，成為活動力（在這個社會狀態中底變化已開始成為很可感覺的以前），牠的唯一作

用就是施行社會制度由此到彼底轉變。”(註二)

我們看出聖西門底“歷史系列”根本沒有解釋一點；牠們本身還需要解釋，而爲着那樣，他就傾向於不可避免的人性：法國革命走到如此路中，因爲人性是如此又如此的。(註三)

在如次的兩種情形中，必居其一：或者人性是不變的，如摩爾里之所假設，那末，牠對於那個給我們表現社會中人們關係永久變化底歷史，絲毫都沒有解釋一點；或者人性本身隨着人們生活其

註二 亨利·達·聖西門底『工業制度』，巴黎，一八二一年，五二頁

註三 假如在歷史裏我們看着有批評的時代和滿成的時代互相輪流地繼續，也是一樣的。牠的解釋，也是在最後的判斷中，要用人性底特質。明明白白是同樣的觀點必然在個人的機體和社會的機體中間生出一批虛構的類似。孔德主義(聖西門主義之有產階級的奇怪形像)對此非常豐富。聖西門自己毫沒有反對這樣的類

舉例來說，你看他的『文學的，哲學的和工業的意見』便可知道。此書是巴黎，一八二五年版。

中底環境而變化，那末，牠不是原因，牠本身也是歷史進化底結果。法國唯物論者很知道人是他的社會環境底產物：“人全成於教育”，赫爾維修曾這樣說。據此，似乎赫爾維修應該離開人性底觀點，來研究環境進化底法則，因為環境形成人性，給社會人以某種“教育”。而實際上，赫爾維修也曾經在這個方向努了一些力。但是，他也好，他的同代人也好，我們這世紀前半期底社會主義者也好，任何一個同時代底科學代表人也好，都沒有完成這新觀點底發現，來研究社會環境底進化，人之歷史的“教育”和“天性”變化底原因。因此，他們不得不回到人性方面，把牠看作唯一的觀點，對於他們的科學研究，似乎就給了一個稍微堅固的基礎。但是，人性既然在牠的輪次也變化起來，那就不能免地要在牠的變化外來設想，研究牠具有的固定性質，根本性質，縱使有一切變化，也在次要性質中，這個根本性質是永久保存的。

這樣就使他究竟只是達到一個枯乾的抽象，

——例如“哲學家”這個：人是有感覺的和有理性的動物——彷彿此獲得也一樣地比聽其完全自由地作一切無根的假想和虛構的結論，爲更珍貴。

本來矩弱(Guizot 註四)全然沒有需要來探求最好的社會組織，完美的立法：因爲他十分滿意於現存的社會組織。然而他在爲保衛現存的社會組織而反對那些不滿意者底進攻時，被列於前面之最強有力的論據，就是人性。他說，人性使法國社會構造政治構造之一切重大的改變，成爲不可能。但不滿意者，用同樣的抽象，責備這個構造，宣布牠的死刑。因爲這個抽象完全是空的，如我們所說，那當然要讓別個以完全的自由去從此等假說中抽出一切邏輯的結果。改造家底“科學的”任務，卽是摹擬幾何學底問題：既是有了某種的“天性”，

註四 Francois Guizot爲法國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底首相。他是第三階級底對手，保守思想底辯護者。一八四八年底革命就是他的保守引起的，——譯者

就要找尋得某種的社會構造來最好地適應於牠。因此，摩爾里苛刻地怨恨“我們從前的創建者”做錯了，遂提出並解決“這個高貴的問題”：“找出一種局面，使生活其中底人，幾乎不可能地變壞，作惡，或至少，最低限度底犯過”。我們已經看到，在摩爾里，人性是“單一的，固定的，不變的”。

我們現在知道空想主義者們底“科學”方法存在於甚麼裏面了。爲結束他們計，我們再喚起讀者注意“人性”是極端枯瘠的抽象，很少滋養的出發點。空想主義者們，實際沒有訴諸一般的人性，而只是訴諸他們那時代屬於他們所代表其社會主張之一階級底人們觀念化了的人性。所以社會的實際不可避免地暴露在空想主義者們底著作中。然而空想主義者們却不能清算牠，予以說明。他們是在穿過一個抽象後才看見實際的，以致弄得十分枯瘠，只稍微有點透明。

二

科學的社會主義底觀點

德國唯心論的大哲學家，謝林格(Schelling)，黑格爾(Hegel)，很明白人“性”觀點之不足。黑格爾在他的『歷史哲學』中，譏誚法國空想主義者尋求最良好的社會構造。德國唯心論把歷史當作服從某些法則底過程觀察，而在人底“天性”之外，尋求歷史運動底動力。

這是向着真理走底一個大踏步。但是，這個歷史的動力，唯心論者們認為是在“絕對的觀念”中，

“世界”底精神中，而他們的絕對觀念，只是我們的“思維樣式”之一抽象。他們回頭到他們對於歷史哲學底推理時，唯物論哲學家底老朋友，人類的“天性”，又穿起了德國思想家們之謹嚴而可尊敬的社會底高貴服裝。從門上驅逐了底天性，又從窗子那裏走回來！雖然德國唯心論者給社會科學服了一切勞役，這個科學底大問題，牠的根本問題在他們的時代，還是留下，很少解決，正同法國唯物論者底時代一樣。

甚麼是產生人類歷史運動底潛在力量？一點也不知道。對於這個問題，只有一些部份的考察。這些考察，或多或少的真實，或多或少的智巧，——往往也很真實而又很智巧，——然而總常是部份的和脫落的，不相連貫。

若問社會科學最後為甚麼出了這個難關，那就應該歸功於嘉爾·馬克思。

據馬克思底見解，法律的關係，正同於政治的形態，不應該用牠們的本身來解釋，也不應該用人

類精神之一般的發展來解釋。牠們反之倒是生根於生存底物質條件中。這差不多是爲矩弱所同意底那個一樣的東西，當他說政治的構造在“財產狀態”裏有其根源時。然而，正當矩弱底“財產狀態”停留於神祕地步，以致他努力求助於人性底見解來弄個明白而徒勞無功時，在馬克思，這個“狀態”却沒有絲毫神祕。牠是爲一定的社會準備出之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應該研究有產階級社會底解剖於政治的經濟裏面。”這就只好讓馬克思自己公式般地定出他的歷史觀：

“爲着他們的生存方法之社會的生產，人們供給出一些有定的，必然的，在他們的意志之外獨立的關係，與生產底物質勢力發展到某種程度相適應底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底全部，形成社會底經濟構造，真實的基礎，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立起於其上，而社會思想底某種形式則相應於牠。物質的生活底生產形式，一般地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

智識的生活底發展。所以這不是人底思想樣法解釋他的生活樣法，倒是他的生活樣法解釋他的思想樣法。

“到牠們發展底某種程度，生產底物質力量，遂與牠們曾在其懷內進化至今之現存的生產關係，或在法律術語上說底財產關係，發生衝突。這些關係，在從前爲生產力發展底形態的，現在成爲牠們的障礙。於是我們就走進了社會革命底時代”。(註五)

這個完全唯物的歷史觀，是我們很富於科學發現底世紀中最大的發現之一。只有利賴於牠，社會科學才最後而且永久地從牠轉繞到那時底惡運圈子中出來。亦只有利賴於牠，這個科學現在才具有一個與自然科學同樣堅固的基礎。馬克思在社

註五 嘉爾·馬克思底『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柏林，一八五九年版。(這個著作有兩種法文譯本，一爲列翁·納米 Leon Remy 的，一爲羅納·拉發格 L. L. Lafargue 的。

會科學內做底革命，可以比之於哥白尼(Copernic)在天文學中底革命。實際，在哥白尼前，大家都承認地球不動，太陽繞行於牠的周圍。天才的波蘭人(註六)論證出事實上是完全相反的。同樣，直到馬克思，社會科學底觀點是人性；由這個觀點出發來解釋人類底歷史運行。天才的德國人(註七)底觀點，全然反對這個。正當人爲保證他的生活而活動於外界的自然之上時，他改變了他自然的天性。人加於外部世界底行動，可定爲某些工具，某些生產方法。依照他們的生產方法底性質，人們在生產過程中供給了某種的關係（因爲這個過程既然是一個社會過程），進而依照他們在生產底社會過程中底關係，改變了他們的習慣，他們的感情，他們的性癖，他們的思想樣式和活動樣式，一句話說完，他們的天性。所以，這不是人性解釋歷史的運行，而是歷史的運行鑄成種種的人性。

註六 指哥白尼，因他爲波蘭人故。——譯者

註七 指馬克思，因他爲德國人故。——譯者

但如果是這樣的，那末今後就近乎勞苦近乎智巧地尋求可能的社會組織之最良好的，還有甚麼價值呢？絕沒有，隨便那個字都絕沒有！這些尋求只能證明那專心於牠底人缺乏科學教育。他們的時代是永遠過去了。

隨着人性觀點，消滅了形形色色的空想。我們這個時代底大革命黨：‘國際社會民主黨’，不憑藉着人性底新見解，不憑藉着任何抽象的原則，而只憑藉着忠實的觀察所證明底經濟必然性。這是造成這個黨底力量的東西，這是使這個黨與經濟必然性本身一樣成爲不可勝過的東西。

“在其基礎上樹立起有產階級底生產方法和交換方法，是創造於封建社會內部的。及到這些生產方法和交換方法發展至某種程度，封建社會生產與交換底條件，工業與作坊(註七)之一切封建的組織，一句話，財產底封建

註七 manufacture, 即手工製造廠。——譯者

關係，就不能繼續與已經發展的生產力相適應了。牠們以障礙生產來代替促進生產。牠們變形成很多的鍊子。這時應該破碎這些鍊子。結果就把牠們破碎了。

“自由競爭，隨同相應的社會構造和政治構造，隨同有產階級之經濟的與政治的統治，便代之而起。

“在我們的眼睛底下，又產生了一個相似的運動。生產和交換底有產階級條件，財產底有產階級制度，全近代的有產階級社會，曾經發生如此強有力的生產方法和交換方法，好像魔師招來底惡鬼不知道統治一樣。自從好幾個十年以來，工商業底歷史就只是生產力反抗那些規定有產階級生存和統治之財產關係底歷史。這只須引出商業的危機就夠了，牠的定期的回復，一天厲害一天地使有產階級社會底存在發生問題……

“有產階級用以攻打封建的武器，今天掉

轉來向着有產階級自己。”(註八)

有產階級曾經破滅封建財產底關係；無產階級亦將結束有產階級財產底關係。在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中間，爭鬥——不可和解的爭鬥，決殊死戰的爭鬥——也是無可避免的，如同從前在有產階級與特權階級中間所做的一樣。但是，一切階級爭鬥都是政治爭鬥。爲着掃滅封建社會，有產階級必須佔領政權。爲着埋葬資本社會，無產階級應該照樣地做。所以他的政治任務是先就已經爲同樣東西底力量所決定了，而不須用某某抽象的考察和估計。

奇怪的事，只是從嘉爾·馬克思以來，社會主義才位於階級爭鬥底立場上。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階級爭鬥絕沒有一點極少的精確概念。並且，他們還落後於有產階級底理論家，他們的同時代

註八 嘉爾·馬克思和胡·恩格斯著底『共產黨宣言』，第一章，一九至二一頁。——羅納·拉發格底譯本，校閱並改正過的。巴黎，一九二二年版。

人，這些倒至少還明白第三階級反對貴族階級那個爭鬥底歷史意義。

如果說人性上底“新見解”，每個都像給“未來社會”底組織，準備了一些很確定的辦法，那末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恰恰對於這一類底詳細計劃，非常簡約。社會構造係屬於生產力底狀態。在無產階級將來取得政權於手時，這個狀態是甚麼樣子呢？我們不知道牠。凡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就是生產力已經給文明人類準備到了這個地步；公平地要求生產方法底社會化和生產底統一組織。這也便够足地使我們在反對“復古羣衆”底爭鬥中，不致彷徨歧路無所適從了。

“在實行方面，共產主義者是萬國工黨最果敢的部份，牽引出一切別的集團底部份；在理論方面，他們對於無產階級運動之一般的條件，進行，和終極，比無產階級其他部份，有更加明白的智慧。”（註九）

註九 前書第二章（前引之版底二八頁）。

這些話，寫於一八四八年，對於我們的時代，不確實的只有這一點：牠舉出獨立於‘共產黨’外底工黨；現在沒有工黨或近或遠地追隨科學的共產主義旂子，或者，如『共產黨宣言』之所說。

因此，再說一次，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底觀點，正同於他們那時全部的社會科學，就是人性，或從這個概念推論出之任何一個抽象的原則。我們這時底社會科學和社會主義，其觀點便是這個：經濟的實際及其進化之固有的法則。

到這裏，我們便能容易地引起了一個銘刻於腦底觀念，即有產階級底理論家對於近代社會主義者所用底論據，完全是繼續不斷地重說那與共產主義不並立底人性這個老調子。這好比想用居維葉（Cuvier）時代科學製造廠鍊出底武器來攻擊達爾文派一樣！並且，應該更慎重地小心的，就是這個老調子同樣還沒有爲“進化論者”如黑卑爾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所鄙棄！你要甚麼？世界上最美麗的女郎只能拿出她所有

的!(註十)

現在我們便來看近代的社會主義與叫做無政府主義的中間，有甚麼關係。

註十 “不止社會主義者，還有那些爲他們預備道路底自命底自由派，都相信，以智巧底作用，人類底缺點可以用良好的教育來改正。不論在甚麼社會構造內，公民們不完全的天性將會於牠所生出的不良結果裏，表現出來。決沒有政治的煉金術可以改變鉛底本能成金底品行。『個人反對國家』，黑卑爾特·斯賓塞著，己·日爾沙(J. Gerschel)譯，巴黎，一八八八年版，六四頁。

三

無政府主義學說底歷史發展

無政府主義底觀點

“人還在指責我爲無政府之父。這使我太榮幸了。無政府之父是不朽的蒲魯東，他曾在
一八四八年，第一次說明了無政府。”

這是俾葉耳·克魯泡特金(Pierre Kropotkine)在里昂警廳底輕罪裁判所前辯護時所說底話（一八八三年一月底訴訟）。好像往往都輪到我可愛的國人一樣，克魯泡特金說了一個不確實的事情。

蒲魯東“第一次”說無政府在他著名的書『甚麼是財產？』內面。這本書又名『權利和政府之原則底研究』，牠的第一版出現於一八四〇年。但是，他在這裏面“說明”得很少：僅僅才用幾頁（註一一）。在他明說要“說明”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於一八四八年以前，德國人馬克士·斯梯納（Max Stirner，假名是喀時把兒·斯米達 Gaspard Schmidt）已做成那個事業於一八四五年所著底『唯一與其財產』一書中了。所以馬克士·斯梯納充足地有權標出無政府之父底頭銜。不問他是否“不朽”，這個理論是由他第一次“說明”出來的。

馬克士·斯梯納

有人把馬克士·斯梯納底無政府主義理論，叫做呂得威·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之宗教哲學底奇怪形像（註一二）。有些還直到設想：為嘲笑

註一一 見一八四一年底二九五至三〇五頁。

註一二 舉例來說，芋卑耳威（Ueberweg）在他的『Grundzüge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裏面，就是這樣叫的。

這個哲學底願欲，是斯梯納寫他的書之唯一的動機。

這是一個毫無根據的假想。斯梯納在說明他的理論時，決沒有戲言；他一老一實地聽其深入，描寫他所處不安定的時代中那個很自然的傾向，想以他的結論之急進的性質來超過費爾巴哈。

在費爾巴哈，爲人們叫做神的，只是他們幻想底產物，心理謬誤底產物。這不是神創造人，是人在依他自己的肖像創造神。人崇拜上帝，不過是人在崇拜他自己的本體（或譯本質——譯者）罷了。上帝只是一個想像，然而是一個很有害的想像。基督教的上帝，對於可憐的痛苦人類，被看成全愛，全憐。但是，雖然那樣，或寧肯說，由於那樣，一切基督徒之真相當於這個名義的（或譯作一切名實相符的基督徒——譯者），都憎惡而且應該憎惡無神派，因爲他們好像是一切的愛和一切的憐之活生生的否認。這樣，愛底上帝遂成爲恨底上帝，虐待底上帝；人之幻想底產物遂成爲他的痛苦之真實。

的原因。所以應該終止這個幻術。既然在神裏面，不過是人在尊敬他自己的本體，那就須斷然地一下撕破並拋開那蓋着本體底神祕的外幕。人類底愛不應該在人類之外作客觀地觀察。“人就是人底神。”

費爾巴哈底思想便是這樣。馬克士·斯梯納完全與他表同意，不過他想從他的理論中抽出他所信爲最後的和最急進的結果。他像這樣推論：上帝既只是幻想底產物，那就只是一個幻影。同意。但是，你給我稱道其愛底人類，又是甚麼呢？這不也是一個幻影，一個抽象物，一個玄學的本質麼？你的人類如果不在人們底頭腦裏，個人底頭腦裏，他又存在於何處呢？因此，只有同他的需要，傾向，意志相隨着底個人，才是真的。如果這樣，那你又怎麼要個人，一真實的生物，爲人底幸福，一抽象的生物底幸福，而犧牲呢？你徒然反抗舊上帝，你永久保守着宗教觀點，而你努力給我們底解放，純粹是神學的。

神是人底實體，但是，在我們考察他的實體並非考察他本身時，我們在他之外研究他而看他成“上帝”，或者研究他於他之內而叫他做“人底實體”，或者簡單地“人”，都絕對沒有差別。我，也不是上帝，也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神”，也不是我的“實體”；這就是為甚麼回到同樣的情形，安置“實體”在我內或在我外底緣故。更有進者，我們常時予“神”以二元性，以為牠在我們內而又在我們外：因為根據基督教的見解，“上帝底精神”也是“我們的精神”，而住在我們內。牠住在天上和我們內；我們，可憐的被創造的，只是牠的住處。當費爾巴哈掃滅牠天上的寓所時，又約束牠連同武器和行李逃避到我們這裏來，牠地上的住處便很快地填塞滿了。(註一三)

註一三 『唯一與其財產』，納克乃爾 (Reclaire) 譯
巴黎，一九〇〇年版)，三六至三七頁。(斯梯納底
書，在法文有兩種譯本，即納克乃爾的和拉士魏溺 (H,
Lasvignes) 的。這裏所引的，都直接從德文譯出，同時。

爲要給我們除去那些討厭的東西，以避免同樣的障礙。爲要不把我們拿給一個幻影去統治，爲要最後還能夠足踏實地，確立不搖，那就只有一個方法：便是以唯一的實際，我們自己的“我”作出發點。

“所以要把一切絕對不是我自己的東西的，放在一邊。你相信我的東西就至少應該是好的東西嗎？甚麼是好，甚麼是壞？我只是我的東西，而我也不是好，也不是壞。這個二元性之於我，沒有任何意思。我的東西既不是神性的東西，又不是人類的東西，更也不是真，也不是善，也不是權利，也不是自由，而僅僅是我的東西：並且牠不是一般的，只是唯一的，唯一的我底“我”。另外就絲毫沒有甚麼東西在“我”底上面！”（註一四）

我們又依然與那些相當於納克乃爾譯本中底行列對照註出牠的頁數。——出版者！

註一四 『唯一與其財產』，納克乃爾譯本，5至4頁。

宗教，科學，道德，權利，法律，家庭，國家，都是用抽象的名義來強迫我底一些束縛，都是“我”，覺悟我自己的“東西”底個人，所要以一切隨我之便而找出底方法來攻打底壓迫者。你的道德，不僅有產階級庸俗的道德，就是最高尚最人類的道德，也只是從“神”變化出來底宗教。你的權利，據你說是與人生俱來的，其實也不過是一個幻影，假如你重複地說牠，那就比之荷馬（Homere）底英雄，看見一個神在其敵人行列裏作戰便恐怖起來的，並沒有前進的地方。權利就是力量。

“誰個有力量，誰個就有權利。如果你沒有那個，你就沒有這個。達到這個理解是很困難的麼？”（註一五）

要使我信服來犧牲我的利益於國家，並且於最民主的國家……

“每個家都是一個專制，牠的暴虐者不管是一人或多數，或如想像出來底共和，所謂

通同俱是主人的，其實不過他們大家互爲暴虐者罷了。在人民大會中訂出底法律，即成爲每一個人底法律，從此以後對於牠便有了服從底義務，恰恰就是這種情形。以爲每個人會表示同樣的意志，再由完美的“一般意志”（或譯公意——譯者）產生法律，這是徒然的想像，結果仍舊是一樣的。我昨天底意志是不與我今天底和明天底意志聯絡一貫的麼？如是，我的意志就入於癡癱的狀態。可惱的堅固性啊！我的著作，是我的意志之表明，應該成爲我的最高主宰。而我呢，是個創造者，在我的意志內和新的決定內還要受限制麼？因爲我昨天蠢了，便應該終生固守着牠不變！因此，在國家底下活人，即在假定底最良好者內——我也很能叫牠做：假定底最惡劣者——我亦是我自己底奴隸。因爲昨天我有一個意志，今天我就沒有意志了；因爲，昨天自由，今天我就成了奴隸”。（註一六）

註一六 前書，二三三至二三四頁。

這裏，民主國家底黨徒可以使斯梯納觀察出他的“我”，在推民主自由於荒謬之地底願欲中，走得太遠了一點；因為壞的法律既然能够在得公民底多數同意時即刻取銷，那就至少是沒有要他終生受害。但這不過是一個無意義的詳細節目罷了，而斯梯納進一步還答覆，那呼號於多數底必要，也證明我不是我自己動作行止底主人。

我們的作者底結論，是不能辯駁地在於這個簡單的理由：我不承認有甚麼在我之上，這是已經說的：我感覺我被一切制度所壓迫，牠強加我以任何義務。這是一個簡單的重複語句。

明明白白的是，任何一個“我”都不能完全單獨的生存。斯梯納很知道這事，所以他誇詡個人主義者協會，這即是說每個“我”，當着——而且正當——加入其中或留在其中合於他的利益時，即加入其中或留在其中底自由聯合。

我們停止在此處。這就是對着我們那種特出的“利己主義者”的制度。在人類思想史所登記的

方面，或者要算唯一不二的了。一般人以為前世紀底法國唯物論者曾倡言利己主義。這是很錯的。法國唯物論者常時倡言“道德”，他們對此幹得非常熱心，以致格里謨（Grimm）有理由地譏諷他們在這個題目上底“虛偽之信條”。個人主義這問題，對於他們有二重性題目底意義：

第一 人只是感覺性（這是他們在人這個對象上一切考察底基礎）。以他同樣的天性，卻不得不避苦求樂；那又是怎麼地有可能來，為着一個思想底勝利，即歸根結底為着獲得將來底快感，而忍耐最大的苦呢？

第二 既然人只是感動性，如果把他放在個人利益反乎他人利益底社會環境中，便會害及他的鄰人。那末，要甚麼立法才可能使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諧和並行呢？

在這兩個問題中的，就是所謂十八世紀唯物論者倫理學底全部意義之所在。

馬克士·斯梯納則追求一個完全相反的目的。

他譏笑“道德”，而且不希望牠的勝利，他以為只有毫無存在“我”上底個人主義者，才是合理的。再說一次，他是個人主義之傑出的理論家。

賢良的有產者，他們的耳之純潔和勤敏，也如他們的心之殘酷一樣。這些初開飲酒而公然說水底人，所做底壞榜樣，由斯梯納底“不道德”，直到最後的限度。“這是道德界底完全破產！”他們寫着。但是，如常時所達到的一樣，菲力斯人（註一七）底道德在論據上顯出得很薄弱。“斯梯納底真正成功，就是他曾說出青年無神派（註一八）最後的話”，法國人聖—黑納—大陽吉（Saint—Rene—Taillandier）說着。其他國底菲力斯人，對於大膽的評論家底“成功”，沒有另外的意見。從近代的社會主義底觀點看來，這個成功顯出得很不相同。

第一，斯梯納之無可非難的成功，在於他公開

註一七 小亞細亞底古民族；寓意爲庸俗的，未受教育的等。——譯者

註一八 這即是指黑格爾學系底左派。

地和堅決地攻擊有產階級改良家和很多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們那說得好聽的感情主義。——據牠的見解，無產階級底解放，應該是各階級，尤其是占有者階級，中間之忠誠犧牲者勤勉活動底結果。斯梯納非常知道等待掠奪者底“忠誠犧牲”。“富者”是殘酷的，“貧者”（這是我們作者底術語）底怨恨也有錯誤，因為這不是富者造出貧者底窮困，只是貧者造出富者底財富。所以，如果貧者底境況不好，這是他們自己應該去取得財富。要改變境況，他們只有叛亂起來，反對富者。到他們嚴重地要那樣時，他們便覺得自己是最強壯，財富底支配到了末日。救濟在爭鬥之中，而不在要求壓迫者施點恩惠那些無結果的呼號。——斯梯納於是倡言階級爭鬥了。其實，他只在某一種數量底利己主義的“我”反對別一種數量較少利己主義並不較少的“我”之爭鬥底抽象形態下，才表現了牠。然而到這裏，我們就接觸了斯梯納底別一成功。

依大陽吉的，他曾說出德國哲學家中青年無

神派之最後的話。實際上，他只會說出唯心論的推理之最後的話。但這個話，倒是不可非難地有曾經說過牠底功績。

在他（指費爾巴哈——譯者）的宗教批評中，費爾巴哈只是半個唯物論者。尊敬上帝，不過是人在尊敬他自己觀念化的“實體”。這是對的。但宗教底生和滅，正同於世上一切其他的東西。那不是證明了人類的“實體”不是不變的，而是在社會底歷史進化程途中變化麼？這明白的是。那末，甚麼是人類“實體”之歷史變化底原因呢？費爾巴哈一點也不知道。人類的實體，在他，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好像法國唯物論者底人性一樣。這是他的宗教批評之基本的缺點。斯梯納很覺察到他的批評沒有十分堅固的構造。他想使牠呼吸實際底新鮮空氣來加強牠。他掉轉背來向着一切幻影，一切理性底實體。其實，他自己想的，也只有些個人；以個人為出發點。但是，他用甚麼樣的個人為出發點呢？是冉恩（Jean），俾葉耳（Pierre），熱格斯（Jacques），

或依西朶爾 (Isidore) 麼？否：是一般的個人，是新的抽象，而且最爲枯瘠的，這就是“我”。

斯梯納老實地自信他給了一個確定的解決於老的哲學問題；曾在中古劃分出唯名論者與唯實論者底問題。“任何觀念都有實際，他說，因爲任何個人都有自己的個人性。這個同樣的問題，生出唯實論與唯名論之學院派的爭辯。”可惜啊！第一個唯名論者來給我們的作者論證，直到完全的明瞭，就是他的“我”是一個觀念，像一切其他的觀念那樣，比之數學的“一”，同樣是少真實的。

再恩·俾葉耳，熱格斯，依西朶爾，在他們中間，都有一些不屬於他們的“我”之意志底關係，爲他們那時底社會構造所強迫於他們。用“我”底名義來批評社會的制度，那就是離開唯一豐饒的觀點：社會底觀點，牠的生活和進化底法則，而墮入抽象底五里霧中了。“唯名論者”斯梯納，便恰恰在這五里霧中自鳴得意。

我是我 (ich bin ich)，——這是他的起點。

非我是非我 (Nicht-ich ist nicht-ich)，——這是他的結果。

我 + 我 + 我 + 等 (ich + ich + ich + etc.)，這就是他的社會烏託邦。是即純粹而簡單的主觀的唯心論在供役於政治批評和社會批評。這是唯心論推理底自殺。

然而，在斯梯納底“唯一”出現之年（一八四五），馬克思與恩格斯底書：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註一九）也同時出現於富蘭克福——許爾——列——梅（Frankfort-sur-le-Mein）。唯心論的推理在那裏面，被辯證法的唯物論，近代的社會主義之理論的基礎，攻擊了並打敗了。“唯一”竟得太遲。

我們曾經說過：我 + 我 + 我 + 等，——這就是斯梯納底社會烏託邦。他的個人主義者協會，在實

註一九 『神聖底家庭』或『批評的批評之批評，反對卑呂諾·包爾及其同輩』未譯成法文)。——出版者

際上，不是別的東西，只是若干抽象的數量之一個總和。甚麼是，甚麼可以是他們這個聯合底基礎？斯梯納回答道：他們的利益。然而，甚麼會是，甚麼會可以是他們的利益之某某組合底真實基礎？斯梯納沒有說出一點，並且他不能說出甚麼是來決定牠的，因為他既站在抽象底頂點，當然絲毫看不見經濟的實際：利己主義而又利他主義之“我”底母親和奶母。那末，他不能把他還恰巧接近着底階級爭鬥這個概念弄明白，又有甚麼驚怪呢？“貧者”應該攻打“富者”。當他們得了勝利時，以後又怎樣呢？於是，每個從前的貧者如同每個從前的富者，做爭鬥來反對每個從前的富者，又反對每個從前的貧者。那就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底戰爭（斯梯納恰恰用這個詞語）。而個人主義者協會底章程，會像這個巨大戰爭中，普遍爭鬥中部份的停戰條約一樣。那裏面就有好戰的氣質，而馬克士·斯梯納夢想底唯實論，絕對沒有！

放開個人主義者協會於那裏吧。空想主義者

徒然對於經濟的實際閉着眼睛，經濟的實際總是不管他的意思強迫於他；牠隨同未被科學統治之自然力量底相野，到處追逐他。抽象的“我”這個高雅的宗教，沒有給斯梯納預防經濟底煩擾。他不僅僅向我們說“唯一”；他的題目，是“唯一”與“其財產”。那末，唯一底財產有甚麼相貌呢？

不用說斯梯納很少有意尊重財產爲既得權。“只有你覺得他人所佔有的正當，對於他人，才有正當的財產權。牠在你這方面被停止其爲正當，牠的正常性在你的注意下，立刻消滅，而你便會對於財產主底絕對權利，發笑起來。”這常時是那個同樣的調子：“在我之上一無所有”。但是，這對於他人財產之少尊重，不阻止斯梯納底“我”有當財產主底傾向。反對共產主義最強固的論據，在他，就是這個意見：共產主義廢止個人財產，使社會底一切份子都變成簡單的乞丐。斯梯納以爲這是同樣的不公平，所以憤怒起來。

“依共產主義者底意見，共有財產體應該

是財產主人。其實只有相反方面才真實。爲財產主人的是“我”，且只有我的同意才能與其他的人論及我的財產。共有財產對我不公正，我便反抗牠而保衛我的財產。我豈是財產主人，但財產權並不是神聖的。我將成一個簡單的佔有者麼？（註二〇）不然，直到今日，仍只是一個佔有者；因爲他保定其他的部分所有屬於別人，所以只保定了一部份所有。但是現在，“一切”屬於我，我是凡我有需要而又能佔領之“一切”底佔有者。社會主義者說：社會給我所需要底東西，——利己主義者說，恰恰相反：我取我所需要底東西。共產底人自待如乞丐；利己底人動作如財產主。”（註二一）

利己主義者底財產彷彿是很少確定的東西。一個“利己主義者”，只在其他的利己主義者沒有決定剝取他，變他成乞丐時，才留於財產主人底

註二〇 給蒲魯東底隱語。

註二一 『唯一』，三一二至三一三頁。

地位。然而魔鬼在初次看見時，不是很兇惡的。斯梯納想像“利己主義者的”財產主人底相互關係，是交換關係，——實際倒不如說是搶劫。而那個力量，爲他所不止息地呼號着的，就寧肯說是商品生產者除去一般的國家和“社會”強迫他或者似乎強迫他那一切障礙底經濟力量。

這是商品生產者底靈魂在藉斯梯納底口說話。他何故想除去國家，就是國家似乎沒有給他充足地尊重商品生產者底“財產”。他要他的財產，一切他的財產。國家使他納稅，擅行以公用之名買收歸公。斯梯納想要 *Jus utendi abutendi* (註二二)；國家說：“同意”，但牠添一句說他是過分又過分了。斯梯納於是大叫“捉賊！”“我是國家底敵人——他說，——因爲牠常置我於這個更迭中：牠或我……在國家內，總有一個沒有財產，即是說沒有個人底財產，只有國家底財產。必要由國家，我才有我

註二二 使用權和處置權：羅馬法給財產所下底

之所有，同樣，必要由國家我才是我之所是（註二三）。我的私有財產只是國家從牠的財產之一部份到損及其他的公民而後才遺給於我：這是國家底財產。”因此，打倒國家，“個人”之十足的和全部的財產所有權萬歲！

斯梯納曾經把日·一卑·塞依(J. B Say)底『實際經濟學原論』翻譯成德文（萊普茨 Leipzig，一八四五至四六年）。縱然他也曾翻譯亞丹·斯密(Adam Smith)，他自己從未高出通俗的有產階級經濟學概念之上。他的“利己主義者協會”不過是反抗的小有產者底烏託邦罷了。在這個意義內，可以說他說出有產者個人主義之最後的話。

斯梯納還有第三個成功。這就是他有他的意見底勇敢，把他的個人主義理論直推到底。是真無政府主義者中最大膽最合理的人。在他的旁邊，蒲魯東，這個爲克魯泡特金像一切現代無政府主義

註二三 意思就是：我原是財產主的，都要經過國

家承認，我才是財產主了。——譯者

者那樣堅持作無政府之父的，不過是一個菲力斯的自命博學者罷了。

蒲魯東

如果說斯梯納攻打費爾巴哈，“不朽的”蒲魯東就彷彿康德(Kant)。——“康德在約六十年前所做於宗教的，從今以往他所做於宗教的，在他前底別些人所嘗試於幸福或至善的，『人民之聲』便自願來同樣地從事之於政府”，——這是“無政府之父”壯麗的宣言。

我們現在就來考查他的程序和結果。

假如相信蒲魯東所宣言底那些，那末就是這樣的情形：在康德前，一般信奉者和哲學者，“從一個不可抵抗的運動”方面，自問道：甚麼是上帝？其次他們又自問：“一切宗教裏頭，那個是最良好的？實際上，如果對於人類是存在得有一個神，那末也應該存在得有一個神人關係底制度。然則這個制度是甚麼樣的呢？最良宗教底尋求是第二步，那是

人類精神所做於理性和信仰中的。”康德拋棄這些不可解決的問題；他不再自問：甚麼是上帝和真的宗教是何種樣子，他以解釋上帝這個觀念之起源和發展底任務自勉，因而他遂來作“這個觀念底傳”。並且他也同樣得着了偉大的結果和意外的結果。“我們所找尋的和我們所看見於上帝方面的，正如馬列卑郎（Malebranche）所說，……就是我們自己的理想，人類之純粹的本質……。人類的靈魂絕沒有以反省的默想來首先注目於他的我，像心理學家所必要的那樣；牠注目於牠本身以外，如同牠是被放在牠對面底一個不同的東西：牠所呼為上帝的，就是這個顛倒的肖像。因此，道德，正義，秩序，法律，都不是從上洩露下來，由一個所謂不可知的，不能理會的創造者，來強加於我們的全身主宰；而是一些屬於我們自己的和固有的東西，如像我們的本能和我們的器官，如像我們的筋肉和我們的血液。兩句話說完：宗教與社會是異字同義的術語；人對於他自己是神聖的，如同他是上帝

一樣。”

權力底信仰也是原始的，普遍的，與上帝底信仰相同。“凡是有團聚成社會底人存在着底地方，就可找出政權底初步形態，政府底胎兒。”從追念所不及的太古以來，人便自問：甚麼是權力？甚麼樣子是政府底最好形式？尋求這些問題底答案，是徒勞無功的。“政府同樣於宗教，政治理論同樣於哲學系統。”會有方法來終止這個不可完畢而又毫無結果的爭論麼？會有方法來跑出這個不通之路麼？自然是有！我們只須依着康德底樣子就夠了。我們單自問這個權力，政權底觀念從何處來。我們單求察知政治觀念底正·常·性。站在這個立場上，問題底解決，就容易到令人驚奇底地步。

“與宗教同一情形，政府是社會自然生長性底一個表現，人類到高級狀態底準備。

“這是人類找尋宗教，而那被他叫做上·帝的，就是他的本身。

“這是公民找尋政府，而被他名爲君·主，

皇帝，或大總統的，也就是他的本身，就是自由。

“人類之外，絕無上帝，神學的概念沒有意思：——自由之外，絕無政府，政治的概念是沒有價值的。”

這就是政治觀念底“傳”，一旦認識了這個，牠就應該使我們明白地知道最良好的政府形態是甚麼樣的那一問題。

“最良好的政府形態如像最完美的宗教那樣，就其字義說來，是一個矛盾的觀念。問題不是知道我們怎麼樣才被統治得頂好，而只是我們怎麼樣才得頂自由。充分的而又合於秩序的自由，便是政權和統治所包含之一切的真實意義。怎麼樣構成這個絕對的自由，秩序底別名呢？看吧，這就是我們指示權力之各種模式之分析底所在。在一切其餘一面，我們不允許人被人統治，與人被人掠奪相同。”

(註二四)

我們現在已到蒲魯東政治哲學底最高峯了。
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那一條新鮮而有活氣的河

註二四 一切上面的引證，都見於『一個革命者底
悔悟』（一八五一年）第三版序言。這個序言只是從一八
四九年十一月五日底『人民之聲』中抽出底一篇文字。
蒲魯東開始來『說明』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不過才在一
八四九年罷了。在一八四八年，對於那個理論沒有超過
克魯泡特金，他只說明他的交換底理論，一讀他的全集
（巴黎，一八六八年）第六卷，就能相信我這個話。“民主
政治”底批評，在一八四八年三月，還不是一個無政府
主義理論底說明。這個批評，有一部份是用『社會問題
之解決』那本小冊子來合成的。而這個解決，蒲魯東所
想要底辦法是不納厘稅，不食公債，不要現金，不發紙
幣，不定最高額，不要徵食，不許倒閉歇業，不要分田
法，不抽稅費人，不設國家工場，不要結社（會），不辦
犯罪，不要國家干涉，不妨害工商業底自由，不妨害財
產權，簡言之，尤其是不要任何階級爭鬪。這是真正
“不朽的”和高貴的觀念，一切有產者，不問和平的，感
情的，或憤氣的，白色的，藍色的，或紅色的，通通都要
爲之嘆賞不置！

溝，就是從這裏流出來的。在沿着這條河溝那稍微迂曲的行程以前，把我們上山所經過底蹊徑，放眼一望。

我們自信是做倣康德。其實我們弄錯了。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曾經論證出他沒有可能證明上帝底存在，因為凡不在實驗領域的，都絕對地爲我們所不能了解。在他的『實踐理性批判』中，他以道德之名承認上帝底存在。但是，他從沒有說過上帝只是我們自己的靈魂之顛倒的肖像。蒲魯東所歸之於他的，屬諸費爾巴哈，爲其不可非難的特徵之一。所以這個人才是他仿之而大概地敘述政治觀念“傳”底模範。蒲魯東因此引回我們恰恰到了我們的旅行，與斯梯納，很少“感情的”那一個開始之點。這倒不關緊要，我們還是根據費爾巴哈來推論一次。

人類找尋於宗教之內的，僅僅是他的本身。公民所找尋於政府之內的，也僅僅是他的本身，僅僅是自由……所以，公民底本質，就是自由！假定他

所說的是這樣，然而同時我們就看出我們的法國康德對於證明一個同樣“觀念”底“正當性”，一無所成，絕對一無所成。這還沒有完呢。假定公民底本質就是自由，那末自由又是甚麼樣的呢？應該最自然地成爲他的注意底主要對象的，是政治自由麼？絲毫都不是的呀！假定就像那樣，這便會使公民成“權力者的”民主黨人了。個人底“絕對”自由，即同時是“完全的而又合於秩序的”自由，才是我們的公民所找尋於政府方面的。換成別樣的話，蒲魯東底無政府就是“公民”底本質。以後再不會做出有更合意的發現了。但這個發現底“傳”，令人反省。實際上，我們要掃滅一切有助於權力觀念底論據，如像康德之掃滅一切上帝存在底憑證。爲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曾假定過公民所尋求於政府方面的是自由，稍微仿倣費爾巴哈那種個人尊敬他的本質成爲上帝之說。並且對於自由，我們才以一臂之助，就把牠改變成“絕對的”自由，無政府主義的自由。一，二，三，就很容易地弄了一回！

既然公民只在政府方面找尋“絕對的”自由，那末國家就不過是一個虛構（“一個高級的人格底虛構叫做國家”），而這一切政府的模式，六十世紀以來人民和公民即爲牠們而互相殺戮的，也不過是我們精神上底一幕影戲罷了。

說人尊敬上帝，這是指出宗教底起源，但這還沒有作牠的“傳”。作宗教底傳，就是寫牠的歷史成爲解釋人之本質之進化底樣子，而在其中找得出他的表現。費爾巴哈沒有做成，他也不能影做。蒲魯東想做法費爾巴哈，却於懂解他的觀點之不足，距離得很遠。凡他所曾做的，就是把取自費爾巴哈的當作取自康德，而簽成他的康德——費爾巴哈於一完全可憐的樣式之下。他曾明白地說神性是一個虛構；他從中結論出國家也是那樣。既然上帝不存在，怎麼你要國家存在？蒲魯東攻擊國家。從否認牠的存在開始，而「人民之聲」底讀者，遂拍掌叫好，蒲魯東底敵人，也遂震於他的哲學精神之深邃，而恐怖起來。這是一個真的悲喜雜劇。

對於近代的讀者，來多說一句：以國家爲虛構，我們便於理解牠的“本質”和解釋牠的歷史進化一事，自己站在完全不可能的裏面去了，這差不多是沒有用的。而到蒲魯東名下的就是這個。他說：

“我把整個社會分爲兩種構進，一是我們所叫底社會的構造，其他一個就是政治的構造；第一種之於人類是本有的，自由的，必然的，牠的發展特別在於逐漸衰弱並隔開第二種；而第二種則本然地是造作的，束縛的，和過渡的構造。

“社會構造不是別的東西，而是利益建築在自由契約與經濟力量底組織之上底平衡，所謂利益，是一般的，即：勞働，勞工，合力，競爭，商業，錢幣，股票，互相保證，等等。

“政治構造以權力爲原則。牠的形態是：階級底區別，政權底分立，行政的集中，司法的等級，以選舉爲主權底表現，等等。牠是在秩序底利益中創造并相繼地補足，以代替社

會構造。這個社會構造底原則和規條，只有在長期實驗之後才能發現，並且今天都還成爲社會主義者爭論底題目。

“這兩種構造，如我們所容易看出的，有絕對地相異而且又不可並行的本性；但是，當政治構造底準備中不止息地挑動並產生社會構造時，常常有屬於這一個底東西溜入而且佔在那一個裏面，可是政治構造還是不久就發生不足，現出矛盾和可惡，而處在被推迫得由益加讓步到完全廢止底情形中。”（註二五）

社會的構造，本有於人類，是必然的。然而牠只有在長期實驗之後，才能發現，在牠的缺乏時，人類就不得不出政治的條件。這不是人性和於牠爲本有底社會組織，那個全然空想主義的見解之所在麼？我們還沒有回到摩爾里底觀點，說人類在他的歷史行程中，常常是“在人性之外”麼？不然，因爲我們不需要回到那裏：我們是與蒲魯東

註二五 「一個革命者底懺悔」，XIV, 1°

一處，未曾一刻離開他。從上至下地看，空想主義者們都在尋求政府底最好形態，蒲魯東却沒有責備空想主義的觀點。他僅僅譏笑無多聰明底人，沒有測出最良好的政治組織，就是整個政治組織底撤銷。這才是合於人性底組織，對人類為必然的，本有的組織。

社會構造底本性，絕對不同於政治構造底本性，而且也不與牠並行。然而社會構造是從“政治構造底準備”中不止息地挑動並產生出來。這是非常混雜的！可是要從紛擾中出來，就只得假定蒲魯東說的是這個：政治構造影響社會構造底進化。然而，這裏便有問題不可避免地直撞而來：政治構造，不是在牠的輪次有其根於社會構造，如矩翠所已承認了的麼？照我們的作者，——否，十足的否，社會構造，真正而唯一的構造，只是將來底東西；可憐的人類之“創作”政治構造，就因為牠缺乏未備。此外，蒲魯東底政治構造有很廣大的領域：牠還包括“階級底區別”，因此牠就包括未“組織的”

財產，不應該是財產底財產，今天才是財產底財產。並且，既然這整個的構造，只是爲等待社會底無政府主義構造，才創作出來，那顯然就是全部人類歷史都不過一個廣大的錯誤而已。國家不恰是虛構，如蒲魯東在一八四九年之所說：“從十六世紀以來人民和公民爲牠們而互相殘殺底政府模式”，也並不是簡單的“我們精神上底一幕影戲”，如同蒲魯東在同一時代之所信。然而，在他，這些模式，如國家，如全部政治構造，都只是人類愚昧底產物。人類的愚昧，遂成爲虛構和影戲底母親。實在，常常是同樣的東西。主要的即，“社會的”無政府主義構造，“只有在長期的實驗之後”才能發現。讀者可以看出這是幾多的可惜啊！

政治構造有不可非難的影響於社會構造；牠至少要挑動牠，這是由牠的“命運”，爲成康德哲學和社會組織之大師底蒲魯東啓示出來的，所使之然。從那裏流出之最邏輯的結論，就是社會組織底信徒，應該依靠政治組織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但

是，牠縱十分的邏輯，也不合於我們的作者底口味。政治組織之於他，不過是我們精神上底一幕影戲。依靠着政治構造，那便在獻祭物於權力這個可怕的上帝了，那便在參加政黨底爭鬥了。這是蒲魯東所一點也不願意的：“不要政黨；不要權力；一切人和公民底絕對自由，這三句話，就是我們政治的和社會的忠誠誓願。”（註二六）

一切階級爭鬥都是政治爭鬥。不贊成說政治爭鬥底人，因此也就拋棄階級爭鬥任何部份底參加。蒲魯東所主張的就全是這樣。從一八四八年那次革命開始時起，他倡言階級底和解。舉例來說，你看他在同年四月三日寄他在塔卑（Doubs）底讀者們那個公信上底一段吧：

“社會問題是提出來了。你們沒有法子逃避。要解決牠，就必須有些人來把保守思想底極端聯合於急進思想底極端。勞働者，伸手給你們的東家，而你們，當東家的，不要拒絕你

註二六 見「革命者底懺悔」，II。

們的工錢勞働者這個表示和解底初次手續。”

在蒲魯東底思想裏，來聯合急進思想底極端和保守思想底極端底人，就是他自己，卑·——吉·蒲魯東 (P.-J. Proudhon)。其中，有一邊是共通於一切空想家底虛構的，即他們都妄想能超出各階級和其爭鬥之上，並且誠實地相信人類此後的全部歷史·應該歸結在他們的新福音之和平的宣傳。而其他的一邊，就發露於聯合急進主義和保守主義這個傾向，是亦為“無政府之父”再明白沒有底“本質”。蒲魯東是小有產階級底社會主義之最典型的代表。所以，小有產階級底“命運”——當他一天沒有站在無產階級底觀點時——總是不停止地搖擺於急進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為使我們剛才所說的更明顯一點，須把蒲魯東所提出之社會組織底究竟，回想一下。

現在，讓我們的作者自己來講話。不用說在讓他講話時，我們只有看這個康德幾多確實的問題。

“這樣，我們意欲追隨底路程，在研究政

治問題和準備修改構造底材料時，仍是我們在研究社會問題時所追隨至今底那個。『人民之聲』在完足牠的先輩，過去兩個報紙底事業方面，要忠實於他們的老調。(註二七)

“在這兩葉紙中，我們要說些甚麼，葉葉都相繼地落到反動之變和戒嚴之事上麼？——我們絕不要求那樣。像我們的先輩和同輩直到那時之所已爲：共有財產底最好制度是甚麼樣的？財產底最好組織麼？或者還是：私有財產和共有財產中，那個最有價值？屬於聖西門底理論的麼，或傅立葉底理論的呢？屬於路意·柏南 (Louis Blanc) 底制度的麼，或加卑 (Cabet) 底制度的呢？

“照康德底例子，我們要這樣地來提問題：人是怎樣佔有的？怎樣獲得財產？牠怎樣

註二七 他說底那兩個報紙，即是他在『人民之聲』前所發刊於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底『人民』和『人民底代表』。

失掉？牠的進化和變化底法則是甚麼樣的？牠往那裏走？牠要甚麼？牠最後代表甚麼？……其次，人是怎樣勞働的？怎樣定生產品底比較？在社會中底流通是怎樣運行的？依照甚麼條件？遵循甚麼法則？

“關於財產這一切專論底結論是這個：私有財產指示出職務或職權；共有財產指示出互為行動；高利借貸就常常是勞働和資本（妙論妙論）之減少，停頓。要把這些直到現在還包在財產主人的老標記下底一切關係，使得解脫和實現，須要甚麼呢？這就當使勞働者互相保證其勞働和銷場；在這個目的上，他們把他們互相的義務當成錢幣接受。

“誠如這樣，我們今天就要說：政治自由會從我們互相保證中為我們生出工業自由。這是要在互相保證自由中，我們才會把準備來標記自由平等博愛之共和箴言，讓給我們的智慧以期其實現底政府，一步走過。然而，

甚麼是這個政治保證和自由保證底模式？現在爲普通選舉；更遲一下，則爲自由契約……

“以信託底互相保證完成經濟改良，社會改良；以個人自由底契約完成政治改良；就是『人民之聲』底綱領”。（註二八）

我們添加牠一句，要做這個綱領底“傳”是不困難的。

在商品生產者底社會裏，生產品底交換，根據製造牠們所需之社會的必要勞働來完成。勞働是交換價值底泉源和尺度。那事對於一切爲商品生產者底社會生出底觀念所浸潤底人，表現得再“正義”也沒有了。不幸的，這個“正義”不是“永久的”，比世間底東西，沒有絲毫的不同。商品生產底發展，必然引出一種變化，使社會底最大部份成爲無產者，只具有勞働力量，而他一部份成爲資本家，買這個力量，無產者底唯一商品，來製造他們自己

註二八 「懺悔」，第三版序言（抽自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五日底『人民之聲』）。

致富底源泉。在爲資本家底算盤勞働中，無產者產出他的掠奪者底收入，同時就產出他自己的貧困，他自己的社會隸屬。這是充足的不正義麼？商品生產者底“正義”信徒，遂嘆息無產者底命運，發出雷鳴之聲來反對資本。但是，同時他又發出雷鳴之聲來反對無產者底革命傾向，主張沒收掠奪者和生產之共產主義的組織。共產主義就是不正義，就是最可惡的專制！這應該組織的，不是生產，而是交換，他這樣確定地說。

然而怎麼組織交換？這是很容易的，每日在我們的眼晴底下經過而憂慮着人的，就可作爲我們底徵候。勞働本是商品價值底源泉和尺度。但商品底價格常常爲價值所決定麼？價格不繼續不斷地隨生產品底稀少或豐饒而改變麼？商品底價值及其價格底不同一，生出不幸，我們的大不幸，這是對於我們全體，窮人和公正人，即只要正義，只切望有其分所應得者，都一樣的。因此，要解決社會問題，就須當終止“價格底武斷”，“價值底反常”（

蒲魯東自己的詞語)。並且要那樣，便應該“定出價值”(或成立價值——譯者)，這就是說，使每個生產者於交換商品時，常時接得恰當於其所值底數目。這時，私有財產不僅停止其為贓物，而且成為正義之最充分的表明。成立價值就是成立小私有財產，而小私有財產一旦成立，在我們現時任貧困和不義橫行底世界，便一切都會成為正義和幸福了。並且無產者，沒有任何生產方法的，在此中特別使人注意：互相保證一個義務的信用，凡要勞働底人，像用神棍一擊那樣，都得具有為生產所需底一切。

小的財產及其經濟基礎，分散的小生產，永遠成為蒲魯東底夢。近代的大機械工場永遠使他生出非常的厭惡。他說勞働，正如愛情一樣，總是避開社會。無疑的，有某種工業——蒲魯東引出鐵路——組織是精確的。那裏，孤立的勞働者應該讓位於“工人公司”。但是，例外也須照着規則才可(註二)

註二九 在蒲魯東，“為大多數底派別(他贊同社

九) 小私有財產應該是“社會組織”底基礎。

“小私有財產本傾向於消滅……。現在他不僅要保守牠，而且要使牠成爲新社會組織底基礎，這簡直是極端的保守主義。——同時又要終止“人對人底掠奪”，終止工錢勞働底制度，這真是聯合最急進的願望於最保守的主張了。

我們不想在此地批評這個小有產者底空想。他的批評已經我們導師底手把牠做了，在馬克思底著作：『哲學之貧困』和『經濟學批評』裏面。我們僅僅考查這下面的：

聯合商品生產者們於經濟場台上底唯一關係，就是交換。在法律的觀點上說，交換之現出，成爲兩個意志底關係。兩個意志底關係表現在契約裏面。所以，當然構成底商品生產，自必崇尚“絕

會主義有各種派別)所援引底聯合原則，是本極無益的原則，既非工業的力量，也非經濟底定律，……毋寧肯說是屬於政府和服從，爲革命所排除底兩個術語。(『革命在十九世紀之一般的觀念』，第五個研究。

對的”工業自由：在用契約強使我製造某某東西，交付某某商品時，我並不放棄我的自由；距離那個得遠！我利用這個事件與我的鄰人發生關係。但在同時，契約成爲我的自由底調整器；在簽署那爲契約底簽字所自由地強迫於我底義務中，我承認他人底權利。就是這樣，便使那個“絕對的”自由成爲“妥當於秩序”的。——應用契約底概念於“政治構造”底批評，你就可以得着“無政府”了。

“契約底觀念排除政府底觀念……。表現契約，互易的條款之特性的，就是因爲條款，人底自由和適意得以增多，不當權力底制度使牠們必然地減少時……

“假使最普遍的接受和日常的實行底契約就是這樣，那看做聯絡一民族底全體份子於同樣利益之中底社會契約，又是甚麼呢？

“社會契約是至高無上的證書，每個公民，用牠來抵押他的愛情，智慧，勞働，役務，生產品，財富於社會，取得他的同類之情愛，

觀念，勞働，生產品，役務，財富底報時。對於每個人之權利底尺度，常是用他供給那份底重要程度來決定的，而可要求的收回，須陸續交付……

“社會契約應該成於一切參加者之自由的討論，個人的同意，簽名，自己的手抄。——……社會契約是互易的契約底原質：牠不僅讓契約者自由，還要添加他的自由；不僅讓他有其財產底全部，還要添加他的財產；牠對於他的工作，一無所命令，牠只載及於他的交換……根據權利及其普遍實行底定義，社會契約應該這樣。”（註三十）

一旦承認，就像不可非難的和基礎的原則，契約遂成“唯一的道德關係，為平等而自由的生物所能接受”，沒有一樣比做政治構造之“根本”批評更容易的了。關於刑法，權利底正義問題，舉個例子

註三十 『革命在十九世紀之一般的觀念』，第四箇研究，一。

吧？既然如此，蒲魯東會問他：因為甚麼契約，社會賦予了處罰罪人底權利呢？

“凡沒有條規底地方，於裁判權，就不能有所謂重罪，輕罪，……法律是人民之最高權底表明，這即是說社會契約，人與公民之個人的制約。這個法律，當我一天不願意牠，當我一天不同意牠，可決牠，簽字牠，牠絕不能強迫我，牠還沒有存在。在我承認牠以前用牠預審，雖然我反對而你已從牠站了優勝來反對我，這是給牠以回溯既往底效力，那就犯了牠的本身。每天使你爲了形式上底罪惡翻案。但是，你們的行爲，沒有一個不是爲契券之無效和最奇怪的契券之無效所污損：假設法律。被你們送到刑罰前底Souffard, Lacenaire，一切罪人，在他們的墓墳中起訴，而控告你們裁判的過失，你們有甚麼去回答他們呢？”（註三一）

註三一 『革命之一般的觀念』，第七個研究，三。

關係於行政和警察，蒲魯東還是唱出契約和志願的同意那個同樣的調子：

“我們不能管理我們的財富，支清我們的賬目，和解我們的爭執，準備我們的公共利益，至少也十分好於我們之注意我們的安寧和保養我們的靈魂麼？我們有事於甚麼，是屬於國家底立法，國家底司法，國家底警察 國家底行政再加以國家底宗教麼？（註三二）

“論到財政部，牠存在底理由，顯而易見的，完全與其他各部相同……廢止政治的駕馭，你們所做底行政，其唯一的對象就是供給並分配實物於他。”（註三三）

這是邏輯的，而又是“根本的”，此之蒲魯東底公式，成立價值，同樣根本的，就是自由契約為普遍的公式，容易而且也必然應用於一切民族。

“那個在實際是屬於經濟學的，如同其他

註三二 同上，第七個研究，四。

註三三 同上，第七個研究，五。

的科學，牠必然地是全地球一樣；牠與人和民族底適合問題無關，牠不服從個人底私情。世間沒有俄國的經濟學，美國的經濟學，奧國的經濟學，韃靼人的經濟學或印度的經濟學，也沒有一個物理學或幾何學是匈國的，德國的，或美國的。真理到處都是相同的……所以如果科學——也不包有宗教，也不包有權力——是取作每個國家之社會底規則，利益底最高主宰，政府便成無效，全可沒有，世界底一切立法都是同意而諧和的了”。(註三四)

以上所引的已經够了。蒲魯東叫做他的綱領底“傳”，我們現在認識得很明白。在經濟的部份，不過是一個小有產者底空想，堅決地相信商品生產是一切可能的生產形式中最“正義的”，只要消滅牠的壞的方面（由此生出他的急進主義），而保守牠的益處於永久（由此生出他的保守主義）便得了。在他政治的部份，這個綱領不過是一個取自

註三四 前書，第七個研究，六。

商品生產者社會之私權領域底概念（“契約”），應用於公衆的關係罷了。在經濟內底“成立價價”，在政治內底“契約”，——就是蒲魯東全部科學的“真理”。枉自他攻擊空想主義者，他自己就是澈頭澈尾的空想主義者。他與聖西門，傅立葉和渦文等人分別的，就是思想底枯窘和極端的褊狹，就是對於真正革命的一切運動和一切思想底仇恨。

蒲魯東曾經站在私權底觀點上批評政治構造。他要把私有財產不朽化，而永遠破滅國家，那個有害的虛構。矩弱已經說過一國底政治構造有其根於該國底財產狀態。在蒲魯東，政治構造僅僅有牠的根源於人類的愚昧，牠不過因為最後由他，蒲魯東，創開紀元地發明底“社會組織”之缺乏，而後才妄想出來的罷了，……他判斷人類底政治歷史，與空想主義者相同。

但是，空想主義地否認實際，絕不能給我們預防着了牠的影響。在空想主義的著作上否認了一頁，牠補償於一別的頁上，且有時顯出得十分露

骨。蒲魯東就這樣地“否認”國家。“否，否，我不要國家，就是作服役之用的也不要；我排斥政府，直接的也同樣”，他在滿足的樣子中重複地說。然而，啊！實際在譏諷了！你知他怎樣自信“價值底成立”呢？這是稀奇的咧！

價值底成立，就是恰當價格底賣，照原價底賣（註三五）。假使商人拒絕照原價交商品，就是他沒有安心來賣成充足的數量以構成收入；其二，絲毫沒有保證使他得到互易的數量來作他的購買之用。然而他需要一些保證。而這些保證，可以“有許多的樣子”。你看這其中之一吧：

“假設臨時政府或立憲會議……要嚴重地使人恢復事務，振興商業，工業，農業，停止財產底跌價，保證工人底勞働。

“在保證全共和國，例如一萬個不可缺的企業家，製造家，手製業家，商業家等，每個加入底資本平均十萬佛郎有百分之五底利息，

註三五 前書，第六個研究，四。

那是能够的，……這顯而易見的，就要國家
……(註三六)

够了!“這顯而易見的就要國家”強迫着蒲魯東，至少把牠“當作服役者……”，而那個以一如此不可抗的力量使我們的作者最後信服，並且還鄭重地要求牠。

“是的，我很高聲地說牠：巴黎和各省底工人協會，掌握了人民底安寧，革命底前途。假使牠們知道巧妙地運用，牠們便無所不能。應該使牠們方面底毅力再發，給最遲鈍的悟性帶來光明，而使一八五二年底選舉，把價值底成立列入議事程序中，且在第一行上”。(註三七)

你看他竟這樣，在關係於階級鬥爭時，就是：

註三六 蒲魯東所明白價值為勞動決定的，就是這樣。他從沒有理解李嘉圖。

註三七 『……一般的觀念』，第六個研究 蒲魯東寫這個在一八五一年。

不要政黨！不要政治！而在關係於實現蒲魯東之
平淡而枯瘠的空想時，就是：政治萬歲！選舉活動
萬歲！國家行爲萬歲！

破滅和建造，蒲魯東都說了。那裏有許多爲他所特有之欺騙的虛浮。然而站在別一方面，借用菲格洛(Figaro 註三八)底詞語，這正是他畢生所說一切中最真實的真理。他破滅又建造。只是他破滅底“奧妙”由這個公式：“契約解決一切問題”，全部洩露出來。他的建造底奧妙，就在與有產階級社會的和政治的實際力量和解，這倒比較容易，只是一樣沒有“獲得”着任何“祕密”底成功。

蒲魯東不願意說國家。然而，——除開在爲了價值成立底實行的主張而向着可惡的“虛構”時，——同樣，在理論，他於曾經“破滅”國家以後，立刻“建造”國家。他把他責備於國家的，賞賜各“縣”和各“省”。用一批小的“虛構”代替一個大的。究其極，“無政府”縮小到聯邦制(Federalisme)。而這

註三八 諷刺的報，創辦於一八五四年，——譯者

個聯邦制，在別的好處裏面，有使革命運動底成功更難於集中的國家那一個好處(註三九)。這樣就告終了蒲魯東“革命之一般的觀念”。

奇怪的事！當了蒲魯東底無政府之“父”的，是聖西門。聖西門曾說，社會組織底目的就是生產，因此，政治的科學應該約束於經濟的科學，統治人底法則應該讓位於管理事物底法則。他把人類比作個人，說他在兒童時代服從父母，後來在成年時代就只服從他自己。蒲魯東據有這個觀念和比喻，再加以價值成立底幫助，遂“建造”其無政府。然而，富於天才底人，聖西門，對於小有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從他的政治理論中做出來的，會首先就要感受恐怖。近代科學的社會主義，却曾知道很別樣地展開聖西門底理論。在解釋國家之歷史的起源中，牠以那個同樣的理由，指明牠未來消滅底條件。

“國家是全社會正式的代表，化身為明顯

註三九 見於「聯邦的原則」一書。

可見的團體。但是只有牠在爲當時代表全社會底階級所有時，才是那樣。然而到牠現實地爲全社會底代表時，牠就成無用的了。一旦不再有階級要維持其壓迫，一旦階級底統治，和立基於生產無政府上底生存爭鬪，以及由那裏面流出底衝突和殘暴，通同被掃除了，便不再有甚麼要壓制的，國家遂成無用的了。第一個行動，即國家由之而現實地構成全社會代表的，——用社會底名義取得生產方法底佔有——會同時是牠的最後的行動，國家底行動。人底統治展開出事物底管理和生產程序底指導。自由的社會不能容恕國家在牠與牠的份子中間存在。”(註四十)

巴 枯 寧

註四十 恩格斯著底『空想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的社會主義』(波爾·拉發格譯本五五至五六頁——出版者)

我們曾經在批評他們的“政治構造”裏，見着無政府之“父”們，常時留在空想主義的觀點。他們每個人都憑藉着一個抽象的原則：斯梯納的是“我”，蒲魯東的是“契約”。讀者也同樣地看出這兩個“父親”，都是帶有最美麗的盾形徽章底個人主義者。

蒲魯東的個人主義，當某一時代，在拉丁語諸國（法，比，意，西）和斯拉夫人（尤其是俄國）中，有很強大的影響。‘國際工人協會’內部的歷史，就是蒲魯東主義和馬克思近代的社會主義底爭鬥史。不止像多蘭（Tolain）石馬列（Chemale）或穆拉（Murat）這一般人，而且好多高於他們的，例如達·把蒲（De Paepe），都只是些或多或少固執的，或多或少穩重的“互助主義者”。但是，工人運動愈發展，“互助主義（mutuellisme）”愈顯為不能成為牠的理論的表明。在好些‘國際’底大會中，互助主義者為事物底邏輯所強迫，通過共產主義的決議。舉例來說，在不律塞（Bruxelles）大會中，討論地權

時，就是這樣(註四一)。逐漸地，蒲魯東派隊伍底左翼放棄個人主義底立場，來築堡壘於集產主義底立場。

註四一 “……這些自稱互助主義者的，其經濟思想一般地連繫於蒲魯東底理論。在這個意義內，他們如那個大革命家一樣，主張資本加於勞動之抽取底廢除，利息底廢除，役務底互相，生產品在原價基礎上底平等交換，互相的役務信託。然而在這些人中，許多都對於土地贊成集合的財產。法國四代表：盧昂(Rouen)底阿卑里(Aubry)，巴黎底達拿古(Delacour)，里昂底李沙爾(Richard)和馬賽底列孟尼(Lemonnier)；在比國人中：馬丹(Ch. Martens)，威里肯(Verrycken)，達·把蒲，馬亥沙(Marechal)等朋友，都是這樣。在他們，以為在應用於交換——以原價為基礎底役務和產物底交換。即是以包含於役務和生產品中底勞動量為基礎之役務和產物底交換，——這個互助主義，和應用於土地——即不是勞動底產物，因之，不顯出應該觸於交換法則，流通法則的，——這個集合財產中間，絕沒有矛盾。”(比國人：凡登無鼎(Vandenhouten)，達·把蒲，得列薩爾(Delesalle)，黑爾曼(Hermann)，得爾拍蘭格

集產主義這個名詞，用在那時代底意義，完全與現在出自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如蓋斯達 (Jules Guesde) 和他的朋友口中的相反(註四二)。當時集產主義最注目的選手是米什·巴枯寧 (Michel Bakounine)

說到這個名人，我們對於他：爲着他所了解得平常底黑格爾哲學宣傳，在一八四八年革命運動

(Deplargue), 盧朗第 (Reclandis), 基爾 (Guil), 柏拉色 (Brasseur), 給枯列里博士 (Dr. Coullery) 在『將來之聲』所登論文而作底答覆，印出於同一報紙 (一八六九年十月十八日) 內，後爲『猶拉協社 (Federation Jurassienne) 底紀念』所轉載，此紀念刊在一八七三年松魏里葉 (Sonuillier) 出版。——(同樣爲詹姆士·威廉 (James Guillaume) 所轉錄於他的『國際』卷一，八四至八六頁中——出版者)

註四二 在蓋斯達們口中底集產主義，即是科學的社會主義。達魏爾在他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之一瞥』中，曾說及取此名之故。然而這就是今天無政府主義稱學的社會主義爲集產主義之故。——譯者

中底作用，初期底大斯拉夫主義作品——他的『諾曼羅夫，布喀齊夫或柏士特』(Romanou, Pougatchevou Pestel (註四三)倫敦，一八六二年)這本小冊子，即在其中表示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re II)若同意當農民底沙，他允許站到亞歷山大第二那邊的，通通都置之不論。這裏，有關係於我們的，專是他的無政府主義的集產主義底理論。

‘和平及自由同盟’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有產階級團體。當牠在一八六八年開大會於柏恩(Berne)時，巴枯寧以盟員資格，提議宣布“階級和個人之經濟的，社會的平等化”。別一些代表，在其他的

註四三 諾曼羅夫是俄國朝代底名字，得自——在其記忘錄中自認姦淫底加太林第二(Catherine II)除外——俾葉耳第三(Pierre III)，即加太林第二底丈夫，和霍斯坦——果多爾(Holstein-Gottorp)親王；布喀齊夫是哥薩克人，曾冒充俾葉耳第三，為一七七三年俄國農民暴動底首領；柏士特，共和派的陰謀者，為尼古拉斯第一(Nicolas)所絞死於一八二六年。

雪戴(Chaudey)輩，責難他誇詡“共產主義”。你看他在反對這個誣枉時，用甚麼樣的術語：

“因為我要求階級和個人之經濟的，社會的平等化，因為我同不律塞工人大會宣言是集合財產信徒，有些人便責難我是共產主義者。給我說說，你以為在共產主義和集合財產中間，有甚麼樣的差異？我真正驚奇雪達先生，他，蒲魯東遺囑底委託人，不明白這個差異！我憎惡共產主義，因為牠否認自由，而我則對於沒有自由底人類絲毫不能理會。我絕不是共產主義者，因為，正當我要廢除國家，根本地絕滅權力底原則和國家保護底原則，這個藉着把人道德化和文明化底口實，而曾經直到今天還在役使，壓迫，剝削和腐壞他們底東西，共產主義却主張聚合並吸收一切社會底強力於國家，且必要完成集中財產於國家之手。我要求社會組織和集合的或社會的財產組織，由自由聯合底道路，從下而上，不

由任何權力底方法，從上而下。在要廢除國家時，我主張廢除由個人繼承底財產，因為牠就只是國家底設備，也是國家原則底結果。看吧，先生們，我在甚麼意思內，是集產主義者而絕非共產主義者！”

這個闡明原則底說話，不甚明瞭，但站在“博”底觀點，那是充足地表示其意義了。

我們不再三堅持“階級之經濟的與社會的平等化”這些不適當的字句，‘國際底總議事會’曾經糾正牠們好久了。(註四四 我們只注意那些字句以

註四四 “階級底平等化。——巴枯寧想‘國際’允許他加入，所以寫寄‘同盟’，給牠送他的綱領，其中就顯出有這個著名的平等化，——照文字上解釋，就是完成資本與勞動底和諧。這是有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所不憚煩地倡言的。這不是階級底平等化，相反的意思才合邏輯，無實現之可能的。然而反之，階級底廢除倒是工人運動之真正的祕訣，構成了‘國際工人協會’底大目的。”

後的話。

上面的引證使我們看出巴枯寧：

一 用“一切人最完全的自由”之名，攻擊國家和“共產主義”；

二 用經濟平等之名，攻擊“由個人遺傳的”財產；

三 認定財產為“國家底制度”，“國家原則之同樣的結果”；

四 絲毫沒有反對非遺傳的個人財產，絲毫沒有反對非個人的繼承權。

換成別的話句，就是：

一 巴枯寧完全贊同蒲魯東關於國家和共產主義底“否認”；

二 在這個否認方面，他加了一個別的，即由個人承繼之財產權底否認；

三 他的綱領，只是由增加自由和平等兩個抽象原則而得到底總和；他對於這兩個原則，彼此相隔和彼此獨立地應用來做批評

現存事物底秩序；他絕不問這些否認之一底結果是否能與其他否認底結果相和解；

四 他同蒲魯東一樣，對於私有財產底起源和政治形態之進化及發展底因果關係，理解得少；

五 沒有確切地弄清楚“由個人承繼的”這些字句所表示底意義。

如果蒲魯東是空想主義者，巴枯寧就是兩倍於他。因為他的綱領只是一個自由派的空想，巴枯寧則加一個平等派的空想，成爲兩個。如果蒲魯東，至少在大的估量上，忠實於他的契約，巴枯寧，就在自由和平等中間，意見各異。從他推理底第一步起，就不得不無止息地犧牲第一於第二，和犧牲第二於第一。如果蒲魯東是一個無可責難底蒲魯東派，巴枯寧就是一個爲可憎惡的共產主義，而且爲馬克思主義，所詭辯化了的蒲魯東派。

在實際上，巴枯寧對於蒲魯東“導師”底天才，沒有不可動搖的信仰，像多南(Tolain)那樣，還似

乎保存得完全。依他的意見，“蒲魯東雖曾用他一切的努力，期其足踏實地，然而仍是唯心論者和形上學者。他的出發點是權利底抽象觀念：他從權利出發，以求達到經濟事實，而馬克思，却已相反地說出并證明這個真理，用民族，國家和人類社會之古代與近代全部歷史論證經濟事實從前是，現在也是，先於市民的和政治的權利事實。這個真理底發現與論證，構成馬克思先生那些最大的成功之一。”（註四五）

在他別的一些文字中，他用完全的確信說：

“一切支配社會底宗教和道德系統，常是牠現實的，物質的狀況之觀念的表現。所謂現實的，物質的狀況，即特別是牠的經濟組織，

註四五 「國家主義 (Etatisme) 與無政府」 (豫里齊版 Zurich —— 出版者)，一八七三年，二三三至二三四頁 (俄文版)。我們很知道，國家主義 (etatisme) 這個名詞，完全是不雅馴的。但巴枯寧却是用牠，俄文底懶性，容易聽憑他使用。

但同樣也有牠的政治組織在內。這個後者從不是別的東西，只是前者之法律的和暴力的結果”。

而且，他又引馬克思，以他爲有發現並論證這個真理之成功底人(註四六)。——有些人會驚奇地自問：怎麼這同樣的巴枯寧能夠說出，私有財產只是權力原則底結果。這種難解的話，在這個事實裏：就是他不理解唯物史觀，他不過爲牠所詭辯化罷了。

這裏有一個更雄健的證明。在已引過底俄文著作『國家主義與無政府』中，他確定俄國民族底現勢裏，有兩個構成社會革命(他的意思是說社會主義的革命)之必然條件底原素：

“可以自誇的是過度的貧困和無可與比的奴隸制度。他的痛苦不可以數計，然而依舊忍受牠們的，不是用堅忍，而是用深遠的和熱

註四六 『瑪志尼之政治的神學與國際』，一八七一年，納沙達爾(Neuchâtel)版，六九和七八頁。

烈的失望。這就已經兩次使得我們的歷史，經過可怕的爆發：士丹谷·拉希納（Stenko Razine）底叛亂和布喀齊夫底叛亂”（註四七）。

看吧，這就是巴枯寧所了解底社會主義革命底物質條件！不用說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有點過於巴枯寧式的了。

巴枯寧在用唯物史觀底觀點攻擊瑪志尼（Mazzini）時，他很不曾明白這個史觀底真諦，以致在同一反駁瑪志尼理論底文字中，用真正蒲魯東派口吻，說出“絕對的”人類道德，而這個道德，“連帶責任”底道德，他竟支持之於這種方式底考察：

“每個現實的人，一天存在，就一天是藉着這個原則而存在：這個原則是固有於他，而決定其特殊性質的；牠不是爲任何神的立法者所強加於他的（註四八），而只是自然的原因和結果之聯合之延長的而又不變的結果；並

註四七 『國家主義與無政府』，附錄A，七頁

註四八 那裏是我們的作者底唯物論。

且牠不是固閉於他的內面，如唯心論者之謬妄的想像：所謂肉體中底靈魂，而只實際上是牠現實的生存之宿命的和固定的形式。

“人類，正如一切其他的類，有一些特別屬於自己的固有原則，而這一切的原則，可以撮要或簡約於一個不二的原則，爲我們所呼爲連帶責任的。這個原則可以公式地規定成這樣：任何人類的個人，只是在承認他人有人類性和爲着他人來協力於牠的實現之內，才能承認他自己的人類性，因之才能實現牠於自己的生活中。任何人，只是在解放他周圍全體人們之內，才能解放他自己。但是，自由是一切人底自由，因爲要在我的自由和我的權利爲一切人底自由和權利所照應所批准時，我才得着現實的自由，自由乃不僅在觀念領域之內面，而在事實領域之內了。”（註四九）

爲巴枯寧所解說底連帶責任，有如道德底命

註四九 馬志尼之政治的神學，九一頁。

令，是一個好東西。但是，要豎立這個道德——到底全不是絕對的，——成爲一個固有於人類而來決定人類性質底原則，是在做文字遊戲，完全昧於唯物論底所在。——人類只是“藉着”連帶責任底原則而才存在，……這是一個過於大胆的斷言。而階級爭鬥，和可咒詛的“國家”，和“由個人承繼的”財產，——都是固有於人類，決定他的特殊性質等等，等等之連帶責任底表示麼？如果說是，——那就一切都好，可是巴枯寧便白費了他的時間來夢想社會革命。如果說不是，那就證明人類能夠“藉着”連帶責任以外底別些原則而存在，而連帶責任這個原則就全然不是“固有”於他的了。實際，巴枯寧不過想從他他的“絕對的”原則，達到這個結論：“如果全體人類不是自由的，任何人民不會在自由這個字底人類意義中得着完全的和連帶的自由。”

(註五十)

那個結論只有正對着近代無產階級底策略

註五十 前書一一〇至一一五頁。

的，才恰當於這個意義，如‘國際工人協會’章程之所說，——“勞働者底解放不是單純地方的或民族的問題，反之，這個問題倒關係於一切開化了的民族，牠的解決必然隸屬於他們理論的和實行的幫助。”立足於開化人類之現在的經濟狀況上來證明這個真理，再容易沒有。但是，這裏也如別的地方，依靠人類的性質（即人性——譯者）這個空想主義的見解來“論證”，再少確證也沒有過於這個的了。巴枯寧底“連帶責任”，縱使他有馬克思歷史理論底認識，也只證明他是一個不可改正的空想主義者。

我們曾經說過，在他的主要特徵中，“巴枯寧底綱領，來源在簡單地加兩個抽象的原則：自由底原則和平等底原則”。我們現在看着這樣得到底總和，能够容易地再添一個第三的原則：連帶責任底原則。那個著名的‘同盟’底綱領，可以照這樣添出許多別的原則。因此，舉例來說，“同盟宣言無神；牠要廢除宗教，以科學代替信仰，以人的正義代替神的正義”。當一八七〇年九月底暴動嘗試時，我

們在巴枯寧主義者貼於里昂牆上底宣言裏，讀到(第四條)這些話：“國家，正在衰敗，再不能干涉到私債底償還”。這是不可非難地合於邏輯，然而要從固有於人類性質底原則，演繹出私債之不償還，却是困難的事。

因為巴枯寧在黏合這些“絕對”不同的原則為一個時，絕不自問，而且沒有任何需要來自問(因為他的程序底“絕對”性質)，假使這些原則之一，是否不至無論多少地限制別些人底“絕對”權力，和被別些人在其輪次所限制。所以就是每次，在字義表示不足時，便以稍微精確的概念來代替牠們，也是“絕對”不可能地把他的綱領聯合到底。他“要”廢除祭祀。但是，“國家正在衰敗”，誰個去廢除祭祀？他“要”廢除“由個人承繼的”財產。但是，如果“國家正在衰敗”，牠繼續存在，又做甚麼？巴枯寧自己感覺那個東西不十分瞭亮，然而他很容易自慰，並不歉然於心。

在當普法戰爭時寫底小冊子，『給一個法國人

論現在危機底信』裏，說法國要有一個大革命運動才能救住，他的結論以爲應該從農民取得屬於貴族和有產階級底土地。然而法國農民直到現在還在贊成“由個人承繼的”財產。那末，這個不合意的制度會爲新的社會革命所鞏固麼？

“全然不會，——巴枯寧答說——因爲農民缺乏國家之法律的和政治的憑證，財產底保障。財產不再是一個權利，牠將縮小成一個簡單的事實狀態。”（註五一）

看吧，這是何等在寬慰人心呀！“國家正在衰敗”，第一勇敢的人，比我強壯，沒有需要來誇其連帶責任底原則，就佔據我的田原，自由底原則是廣泛地滿足了他。這是一個好看的“個人底平等化”！

註五一 『給一個法國人底信』（納沙達爾，一八七〇年），二五頁。（這本小冊子，是詹姆士·威廉根據巴枯寧底抄本所組成的，曾再版於一九〇七年（『米什爾·巴枯寧集』（第二卷，巴黎，一九〇七年），同時，原抄本也是付印了的——出版者）

“那是確實的：——巴枯寧自認——最初，事情不會以一個絕對和平的樣子過去：有一些爭鬥，公共秩序會擾亂，由這同樣的事物狀態生出底最初事實，會能構成這個合於所謂內亂的。但是，你更喜歡交法國給普魯士人麼？”另外，不要怕農民互相吞噬：“假使他們在起頭要那樣試一試，他們不遲延地會相信永遠在這個路上之物質的不可能性。於是他們就要勉力在他們中間來求互相了解，互相退讓，而自己組織起來。養他們及其兒童底慾求，因之而繼續鄉村勞働底必要，保證他們的房屋，家庭和自己生活以反對意料的打擊底必要，這一切，都確然地強迫他們立刻走上互相調整底路。

“並且，也不要相信，在這些調整中，唯一的財物力量會引導於一切正式的保護之外，最強的最富的要來施行優越的影響。富人底財富不再受法律制度底保證，所以牠會不成

其爲強力，……論到最狡猾的，最強大的，他們將被小的，很小的，如同鄉村底無產者，之多數羣衆底集合勢力所除去。這種羣衆在今是受抑制，約束於啞子喫黃連底苦境之中，然而那革命運動要武裝他成一不可抵抗的強力。

“好好注意這個，我不主張那些自下而上地改組底鄉村，一舉就創造成理想的組織，到處都合乎我們所夢想底樣子。我確信的這個，就是牠將成爲活生生的組織，千倍地高過於現在，而且牠，另外還放開一方面向着城市積極宣傳，而他方面永遠不能爲國家和法律底保護所固定，所驚呆，自由地進步，並能無止境地發展，美滿，但又永遠是活潑的，自由的，從不受命令，也不合法化，直至達到最後一點，即是與我們今天所能希望於牠底一樣合理”。(註五二)

“唯心論者的”蒲魯東，深以爲政治構造之“想

註五二 同前書，二五至二七頁。

像”出來，在於缺乏了“固有於人類”底社會組織。他甘受勞苦來“發現”這個後者，而且曾經發現了牠，他不再看出甚麼理由可以在今後有政治構造之存在。“唯物論者的”巴枯寧，不說他有“社會組織”。他說，“最深遠的和最合理的科學，絕不能預猜將來社會生活底形態”（註五三）。牠應該自足於分別國家與“活的”社會形態，而責罰這些後者。那不是“固有於人類”底社會組織和專門在“秩序底”利益中“想像”出底政治構造這個舊蒲魯東派之相反的公式麼？一切的差異不歸結在“唯物論者”改變“唯心論者”之空想主義的綱領，成爲還更空想的，還更曖昧的，還更荒謬的一些東西麼？

註五三 《國家主義與無政府》，附錄A，一頁。另外，對於俄國，巴枯寧底“科學”很知道猜想未來的社會生活形態：就是市府（Commune），牠，在後來的發展中，是從現在鄉村的市府出發的。這特別是巴枯寧主義者在俄國散播底一種成見，以爲俄國農村的市府是最良好的品質。

“相信宇宙理應有奇妙的安排於偶然之間，可以取譬喻於這個：在一旦有充足之量底鉛印字時，我們便能來配合成‘倚里亞達’ (iliade 註五四)”。十八世紀底自然神論者便這樣推理來駁斥無神派。無神派回答他們，在這個情景中，完全是時間底問題，在投字到確定的次數時，我們理應完成這個同樣的安排於一定的時候。假使同這一樣的討論是這個世紀底嗜好，那末現在過於譏諷牠便不對了。但是，實際表現出巴枯寧曾嚴重地採取早就過去的舊時代之無神派底論據，並用牠來鍛鍊“綱領”。破滅現存的；假如你很屢次做這個事，你最後便有成功地產出一個社會組織，至少是非常接近於你所“夢想”的。當我們將來“永遠革命”時，一切都會好了。這就充足地是“唯物論者”麼？如果你相信不是，你便是一個“夢想”不可能的形上學者了！

在“社會組織”與“政治構造”間之蒲魯東派的

註五四 荷馬底敘事詩，為古代希臘文明之全部的描寫。——譯者

對立，是十分完全的，十分“活潑的”存在於巴枯寧不止息地重說底一方面社會革命和他方面政治革命之中。依蒲魯東的，社會組織不幸地直到我們今天都沒有存在，並且，因為缺乏了牠，人類曾經“想像”出政治構造。依巴枯寧的，社會革命直到現今都沒有做成，人類是因為缺乏了良好的“社會”綱領，不得不自足於政治革命。到現在，這個綱領找得了，我們沒有需要來從事政治，我們只是充足地做社會革命。

每個階級爭鬥必然是一個政治爭鬥，顯而易見的，適當於其名底“政治”革命，便是一個社會革命；同樣顯而易見的，對於無產階級，政治爭鬥也是不得不然的，正如牠之於一切企圖自身解放底階級一樣。巴枯寧擯斥無產階級所有的政治行動；他誇詡專一的社會的爭鬥。甚麼是社會的爭鬥呢？

這裏，我們的蒲魯東派又一次表現出他為馬克思主義所詭辯化。他動輒靠着‘國際工人協會’底章程。

在這個章程底注意事項中，說得有，勞働者受資本底壓服，是一切奴役的，政治的，道德的和物質的泉源，而且，因此，勞働者底經濟解放是大目的，所有的政治運動，都看作方法，應該隸屬於牠。巴枯寧從這裏面結論出“所有的政治運動，就是對於立刻的和直接的目的說來，絕沒有勞働者之確定而完全的經濟解放的，並且不會以很決定和很明瞭的樣子，把經濟平等底原則，意即說從資本到勞働底全部的復興，或社會的清算，寫在旂子上的，——這樣所有的政治運動是有產階級的，而像如此的，便應該除出於‘國際’之外。”但是，同樣的巴枯寧，已曾經明白說人類底歷史運動，是適應於法則底過程，不能在每個要想革命底時候一蹴而成。於是他遂不得不自問：“當在把一切人今天快迫着底社會大革命與我們分開這個差不多還長的時代，‘國際’應該遵循甚麼樣的政治呢？”對於這個問題，他以最深的信念來答覆，並且永遠是引出‘國際’底章程：

“因此，應該無顧惜地排除民主主義的有產者或有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底政治。他們那般人，宣言政治自由是經濟解放底先決條件。我們不能由這些字了解出別的東西，只是這個道理：政治改良或政治革命理應先於經濟改良或經濟革命。工人結果就該與或多或少急進的有產者同盟，來首先和他們做前者，以後才繼起做反對他們底後者。

“我們高聲抗議這個不吉祥的理論，牠對於勞働者，只能在使他們又一次被用作反對他們自己底工具上，和在重新交他們給有產者底掠奪上，才有所完成。”‘國際’發命令把一切全國的或地方的政治除外；牠應給予一切國家內底工人活動一個“本然經濟的”性質，提出這樣目的：“工作時間底減少和工錢底增加”；提出這樣方法：“工人羣衆底團結和抵抗錢號(註五五)底造成”。——不用說工作時間底

註五五 當工人罷工時，常因沒有生活費，而致失

減少，在被咒詛的國家方面沒有任何干涉時，應該做得更好些的。(註五六)

巴枯寧絕不明白，工人階級在他的政治行動中，能够完全離開一切掠奪者底政黨。照他看來，在政治運動中，對於工人階級，除開與急進的有產階級當衛兵外，沒有別的作用。他誇詡舊英國工聯底“本然經濟的”策略，他並且不懷疑這恰恰是使英國工人走自由派後面底策略。

巴枯寧不願工人階級援助那以奪取或擴大政治自由爲目標底運動。在判決這些運動爲有產者的運動時，他以爲那樣，就不再是革命的了。實際，

敗。工人如欲鑿戰得過，便須由工人組織在平時儲蓄款子，放利生息，以作將來罷工，抵抗資本家之救濟費用。所謂抵抗底錢號，卽此之意。——譯者

註五六 見巴枯寧『國際底政治』一論文，在日內瓦底『平等』報之一八六九年八月七，一四，二七和二八等日底號內。(詹姆士·威廉曾再印之於『米什爾·巴枯寧集』中，五卷，一六九至一九九頁，巴黎，一九一一年版。——出版者)

他從那同樣的事情中，自己露出“本然”保守者底面目。如果工人階級要永遠循着這個行動底路綫，政府是只有爲之鼓掌歡迎的(註五七)。

我們今天底眞革命家，對於社會主義的策略，很有別樣的了解。他們“贊助一切反對現有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底革命運動”(註五八)，這個絕不阻礙——很是相反——他們組織無產階級成爲離開一切掠奪者政黨和敵視一切“反動羣衆”底政黨。

蒲魯東，如我們所知道那樣，是沒有過分同情於“政治”的，然蒲曾經勸告法國工人投票給允許“成立價值”底候選者。巴枯寧不主張有任何價值底政治。工人不能使用政治自由：因爲他缺乏了兩件小的東西：閒暇和物質的方法。然而這只是有產者的誑話。說工人候選資格的是在譏誚無產階級。“工人的議員，搬到有產階級的生存狀況中和

註五七 巴枯寧發出之積棄政治自由底議論，當着某個時代，曾於俄國革命運動有很可惜的影響。

註五八 『共產黨宣言』，第四章。

十分有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底空氣中後，便停止其爲事實上底勞働者，成爲政治家，於是就會變作有產者，或者還會更有產者於有產者自己。因爲人不能造地，反之，倒是地造人。”（註五九）

這個最末的論據，幾乎全是巴枯寧取自唯物史觀的。自然，不可非難的真實，是人爲社會環境底產物。但爲更好地使用這個不可非難的真實，便須離開玄學的舊思想樣法，彼此相隔和彼此獨立地觀察事物。然而，巴枯寧，如他的導師蒲魯東，縱是有其黑格爾哲學底嬌豔，仍然畢生都留在玄學家底地位。我不明白造人底環境，能够變化人，變化牠的產物。在無產階級政治行動內着眼，說話底環境，就是有產階級議會的環境：這個環境就必然腐化工人的議員。但是，選舉人底環境，覺悟其目的而又組織得好底工黨環境，不能够有任何影響於無產者底當選人麼？不能！經濟地壓服了的工人

註五九 『國際底政治』（『平等』，一八六九年八月二八日）。

階級，永遠留在政治的奴役中，牠在這個立場上是永遠的最弱者。要解放他，就應該從經濟革命開始。巴枯寧不自覺察他在這樣的推理中，便無可避免地完成了這個結論：如非生產方法掌握者放棄他的利潤，無產階級底勝利便絕對地不可能。在實際上，勞働者受資本底壓服，是不僅政治的，且亦是道德的奴役底源泉。然則，勞働者起來反對有產階級，你要怎麼樣道德地壓服？爲使工人運動成爲可能的，所以應該先行地做經濟革命。但是，經濟革命只能够是勞働者自己底事業。我們看吧，這就陷在矛盾論裏面去了。然而近代的社會主義容易地超過了牠，巴枯寧和巴枯寧主義者却在這個圈子內不停住地轉了又轉，除開邏輯的死跳外，沒有別的解救希望。

議會環境腐化工人議員底影響，直到現在，還是無政府主義者批評社會民主黨底政治活動，看得最強厲的論據。我們認爲這可說是理論的觀點。只須認識一些‘德國社會黨’底歷史，就可看出實際

生活怎樣反駁無政府主義的畏葸。

在拒絕一切“政治”中，巴枯寧自知他在勉強地接受英國舊工聯底策略。但他自己感覺這個策略是不甚革命的。他要退出這個困難，就藉助於他的‘同盟’，國際秘密會社那一類的，立足於最粗暴和最奇異地幻想的集中制度之上底組織。在服從無政府之羅馬教皇式底專政威嚴之下，“國際的”和“民族的”弟兄，擔負了促進和指導“本然經濟的”革命運動。同時，巴枯寧誇詡工人和農民之部份的“騷亂”反叛。他以為這些行動，雖不可避免地為統治階級所壓倒，也常常在被壓迫者革命精神底發展上，有良好的影響。——不用說，這樣的“綱領”，要給工人運動造出許多的弊害，不但沒有一步就接近他所“夢想”之“直接的”經濟革命（註六十）。我們在更遠一點會看到甚麼是巴枯寧的“騷

註六十 關於巴枯寧在‘國際’內底行動，查看‘總
議事會’這兩個刊物：『所謂‘國際’內底分裂』（一八七
一年）和『社會民主底同盟’與‘國際工人協會’』（一八

亂”理論所應完成的。現在這個時候，把我們對於巴枯寧所說過的，撮要起來。在這個任務內，只須用他自己的話，就幫助我們澈成功了。

“在大日耳曼的(註六一)旂子上，寫出的是：不惜一切地保守國家並強固國家；反之，在社會主義——革命的(註六二)旂子上，寫成血底記號和火底文字的是：廢除一切國家，破滅有產階級文明，藉助於自由聯合來由下而上地自由組織，——組織解去了一切束縛底工人的賤民(妙語)，——組織完全解放了的人類，創造一個新的人類世界”。

這些話，是巴枯寧用以結束他的主要著作：

七三年)再比較(查斯來論文：『巴枯寧主義與工人』，轉錄於近來刊世雜誌：Zeu d'm Volks... (第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五年)。柏林，一八九四年版。

註六一 這就是說也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旂子上，並且因此，在全文明世界底社會民主黨底旂子上。

註六二 讀作：巴枯寧主義者。

〔國家主義與無政府〕(俄文版)的。我們讓讀者注意地來估量這段話句。說到我們，我們只限於說其中沒有任何人類的意思一句話。

荒謬，十分純粹而又十分明顯的荒謬，就是寫在巴枯寧主義“旂子”上底東西。並且，爲要使那些話句，爲還沒有被近於響亮而常缺乏意思底浮辭所催眠底任何人，一見便知，實在不需要甚麼“火同血”底記號。

斯梯納和蒲魯東底無政府主義，完全是個人主義的。巴枯寧不“喜歡”個人主義，說得最恰切點，他只“喜歡”個人主義之一面。他曾經發明了無政府主義的集產主義。這個發明，他只給牠添加一點點新鮮的部份。他用平等派的空想來補足自由派的空想。因爲這兩個空想絕不“喜歡”安然無事地生活，因爲牠們一黏合攆來就要叫吼，他遂一齊拋牠們兩個到“永遠革命”底大鎔爐中，去加以鍛鍊，最後牠們便默然無聲，而只是蒸發起來，彼此就互相補足了。

巴枯寧是空想主義底頹廢派。

門徒輩

(克魯泡特金, 埃天凡, 格拉梧)

在我們今天底無政府主義者中：一部份人堅持着個人主義，如約翰·亨利·馬楷 (John Henry Mackay)，『無政府主義者在十九世紀末底性行』一書底作者；別一部份人，比較多得多，都自己說是共產主義者。可見無政府主義中底巴枯寧主義路綫，現在占了優勢。牠在各種語言內，創造出相當充足的文字作品。並且也是牠，藉助於其“用事實底宣傳”，遂使牠喧噪於世。這派底天使是俄國的逃亡者俾葉耳·克魯泡特金。

我們不在估量今天無政府主義者——個人主義者底學理後就算了事，因為這也是他們的朋友，“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當作有產者待遇的(註六三)。我們一直遇到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

註六三 “我們在這裏在那裏所遇着底一些個人

來。

甚麼是這個共產主義新種類底觀點呢？克魯泡特金給我們確定地說

“關係到無政府主義思想家所採用底方法，完全與空想主義者的不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家不求助於玄學的見解（如“自然權利”，“國底義務”，等等）來照他的意思，設定甚麼是實現人類最大量幸福之最順利的條件。他在相反方面，隨着近代的進化哲學劃出底路

主義者，只是在他們的國家和法律底批評上才有力量。講到他們的理想結構，有一些落在清高吟咏裏面，從不願意實行；而別一些人，則如波士頓（Boston）『自由』底發刊者，完全溢出於現在的有產階級制度中去了。爲辯護他們的個人主義，他們在曾經很勇敢地拒絕國家同牠的附屬物（法律，警察和其餘）後，又重行設立起來。最後，還有別的一些，如阿伯龍·黑卑爾特（Auberon Herbert），失敗於一個‘財產保護同盟’——保護封君財產底同盟中。”——俾，克魯泡特金底『新時代』，在倫敦底講演，三五頁（巴黎，一八九四年）。

綫……他研究人類社會底現在和過去 而不加給一般的人類或特別的個人以他們所未具有底高美品質，他單是把社會當作一個聯合底有機體看待，而找尋最良好的方法來調和個人底需要與人類利益中之集合體底需要。他研究社會，以求發現牠古代的和現今的趨勢，牠智識的和經濟的迫切需要，並且從而指示牠的進化方向”。(註六四)

這樣，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就不再有絲毫與空想主義者共通的了。他們在做成他們的“理想”中，沒有依靠玄學見解，如自然權利，國家義務，等等，這是確實的麼？

在關係於“國家義務”方面，克魯泡特金完全

註六四 傳，克魯泡特金著底『無政府共產主義，牠的基礎與原則』，倫敦，一八九一年。（這本小冊子係由發表在一八八七年『十九世紀』中兩篇論文組成的。其中，只有第二篇才譯成法文，題名爲『不可避免的無政府』。——刊行者）

是對的：如果無政府主義者用國家自己的“義務”之名來請國家消滅，那是過於滑稽的了。但講到“自然權利”，他就全部弄錯。只要一些引語即可證明。

現在我們已經在『猶拉聯合公報』（第三號，一八七七年）中，找出這個很有意義的宣言：“人民的主權，只有藉着個人與團體之最完全的自治，才能存在”。這個最完全的自治，不是一個“玄學的見解”麼？

『猶拉聯合公報』是一個集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底機關報。極底，在集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中，沒有任何差異。然而，既是有人會要求我們答覆共產主義者，不要代以集產主義者，那我們就放眼於“共產主義的”刊物。我們不僅考查思想，而且也考查文字。

在一八九二年七月，有一些“同伴”，在偷盜霜西——暑——埃突爾（Soisy-sous-Etiolles）底炸藥之後，被審於凡爾賽底刑事法庭。在那些人裏

面，有一個名叫格·埃天凡（G. Etievant）的。他曾經草出一篇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原則底宣言。法庭褫奪了他的發言權。無政府底報紙，《反抗》，負責發表這個宣言。牠以很大的注意，完全照着原稿抄出而後登載，埃天凡底宣言，在無政府主義世界中，發生出顯著的影響。同樣，就是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們，如渦克打梧·米爾波（Octave Mirbeau），也恭敬地引出牠於“理論家”——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無可與比的蒲魯東”和“貴族的斯賓塞”(!)——之旁。然而，你看埃天凡這個推理底步驟吧。

“任何觀念不是先天的在我們內；”每個都是從我們藉助於我們的器官所接受之無限地多種又多數的感覺中生出。個人底一切行動，是“一個或多個觀念底結果。”所以人不是負責者。“爲要使責任存在，應該使意志決定感覺，同樣使感覺決定觀念，再由觀念決定行動。”然而，現在竟然相反，才是感覺決定意志，所以“一切判斷是不可能的，而

且一切褒賞，正如一切刑罰，是不正當的，縱然牠是極小，而亦可以是如此大的善行或惡行”。

“所以人不能裁判人，也同樣不能裁判行動。並且就是裁判，至少要有一個充足的標準。然而，這個標準不存在。無論如何，這不是在法律中能夠找得出牠的，因為真正的正義是不變的，而法律却是變化的。一切其餘的(!)也都與法律一樣。因為，如果這些法律是好的，何必要那些下議員和上議員來改變牠們呢？並且，如果牠們是壞的，那又何必要一些司法官來應用牠們？”

埃天凡在曾經這樣地“論證”自由後，就過到平等這方面來。

“從植蟲類(註六五)直到於人”，一切生物都缺乏近乎完美以備人用底器官，所以一切生物都有權利根據自然母親之明顯的意志，來使用牠們的器官。

註六五 如珊瑚，海綿之類。——譯者

“這樣，我們有權利用我們的是來走我們所能通過底一切空間；用我們的肺來吸我們所能吸入底一切空氣；用我們的胃來消化我們所能消化底一切養料；用我們的腦筋來思想我們所能思想底一切，領悟我們所能領悟底一切別人的思想；用我們的發音本能來說我們所能說底一切；用我們的耳來聽我們所能了解底一切。並且，我們有權利於一切東西，因為我們有權利於生活，而那一切東西是構成生活的。這才是真正人權底所在！全然沒有用命令來給那些權利於人底必要，牠們之存在，如同太陽之存在一樣。

“牠們不會寫在任何憲法中，法律中，只是登記成不可拭去的記號於自然底大賬簿裏，而為不可命令的東西。

“從微蟲（註六六）直到象，從一根草直到橡樹，從原子直到星球，一切都明示了牠。”

註六六 在乾酪及麵粉中的。——譯者

如果這些不是“玄學見解”，而且更劣的種類，十八世紀玄學的唯物論之刻薄的怪像，——如果這些是屬於“進化主義哲學”的，那就必然承認牠絲毫不會與我們的時代底科學運動有共通的地方了。

聽別一個有權威底無政府主義者底話吧。這就是我們引出底冉·格拉格(Jean Grave)今後著名的書：『將死的社會與無政府』。法國法庭以為這本書有危險，才處罰了沒有好久，其實是非常之笑話的。

“無政府之意，即是說權力底否認。然而，權力自謂牠的存在是合法的，由於保護社會制度：家庭，宗教，財產，等等底必要。並且，牠又創造一批機件，來保定牠的行使權和牠的裁可權。主要的是：法律，官府，軍隊，立法權，行政權，等等。因此，為必要答覆這一切，使得無政府底觀念，應該攻擊所有社會的成見，而深深透入於一切人類智識，俾得論證出牠的

見解之合於人底生理天性和心理天性，十足地遵守自然法則，正當着現今的組織建立在逆乎一切邏輯，一切良智時……

“所以，在攻打權力中，無政府主義者應該進攻一切制度，——即政權造出底保護者，牠所用以證明牠自己的存在正當之必要的。”

(註六七)

你看甚麼是“無政府主義觀念”底“發展”。這個觀念“否認”權力。因為權力為自衛計，求助於家庭，宗教，財產。所以“觀念”自知非進攻這些在前為權力所不曾注意底制度不可。而在同時，“觀念”為顯揚牠的見解，要深深透入於一切人類的智識（對於有些東西，不幸的也成為有益的了！）內去。這些都只是偶然的事情，意外的景況，為權力拿給“觀念”和牠共同討論的。

我們知道人類的智識現在是如此豐富的，無

註六七 冉·格拿梧底『將死的社會與無政府』，巴黎，一八九三年版，一至二頁。

政府主義的觀念也完全不是共產主義；牠守着牠的知識爲牠自己而讓那些貧苦的“同伴”於完全愚昧底境地。克魯泡特金徒然歌頌“無政府主義思想家”，而於證明他的朋友格拉梧曾經高出最可憐的玄學之上一點底事，從不會有成就。

使克魯泡特金再讀埃利色·邵可侶（Elisée Reclus）——這個是一“下等理論家”——底無政府主義小冊子，而把手放在良心上，給我們說，他是否在其中找得出呼號於正義，自由和“玄學見解”以外還有底別種東西。

最後，克魯泡特金自己也沒有如他所相信那樣，從“玄學”中解放出來，離得遠得很！請看這個例子，他於一八七九年十月十二日在雪——達——楓（Chaux-de-Fonds）底‘猶拉聯合’常會中說底話。

“有一個時候，人拒絕無政府主義者直到他的生存權。‘國際’底‘總議事會’視我們爲搗亂派；報紙視我們爲幻夢者；幾乎全體都視我們爲無法的狂人。這樣的時代是過去了。無

政府黨曾經證明了牠的活力；牠穿過種種阻止牠發展底障礙；今天，牠是被承認了（註六八）：爲那個，首先須當使黨扶助理論場合底爭鬥，以建設牠的將來社會底理想，並證明這個理想之最良好；在那些外，還更要論證：這個理想不再是書房裏做夢出來底產物，而只是從人民的心頭中直接流出，與文化和觀念之歷史的進步和諧一致。這個工作做成了，等等。”

這個對於將來社會之最好理想底追逐，不是傑出的空想主義舉動之所在麼？真的，克魯泡特金勉力在“證明”這個理想不是書房中夢想出來底產物，而是從人民的心頭流出，與文化和觀念之歷史的進步和諧一致。但是，那個空想主義者不在十分同他一樣地勉力於這些工作呢？一切都是在證明底價值中勉力，只是這裏，把我們可愛的國人，比之爲他視作沒有些須現今社會科學方法底概念那

註六八 被誰個承認了？

些玄學的大空想家，還非常之弱得很，簡直望塵莫及。

然而在細考其證明底價值以前，再把理想底本身認識認識。克魯泡特金怎麼想像出無政府主義社會呢？

政客的革命家們，“熱谷般們”（Jacobins（註六九），專心於政府這架機器底改組，讓那些人民死於饑餓。無政府主義者底活動，就是另一方向。他們破滅國家，慫恿人民去沒收富者。一旦沒收做畢，就寫出公共財富底清單，其次便組織分配底制度。

一切都由人民自己去做。“就是人民才有誠實的手腕，在八天內，糧食底事務就會整頓於可嘆賞的地步。從沒有看過勞働人民做事業的，終生理沒

註六九 克魯泡特金討厭熱谷般，比我們可愛的皇后加太林第二討厭他們還厲害。（熱谷般是法國革命中底激烈派，用專政手段，嚴厲處置反動，企圖急進的民主政治之實現。——譯者）

在文書堆裏底人，才會懷疑那事。與這些曾在巴黎見過街巷防堵戰底日子（註七十），或在倫敦當着前次大罷工會養活半百萬饑者之事底人，談到人民這偉大無名者底組織精神，他們會告訴你，他是高於辦公室中圓皮椅上底官吏有多少！”（註七一）

組織糧食之公共享受底基礎非常恰當，這全然不是熱谷般的。

“只有一個方法，一個唯一足以應於正義之感情和現實地實行的……

“把人擁有得豐饒的取來堆積起！依照應該測量的，分與的配分糧食！在居於歐洲底三萬萬五千萬人中，有兩萬萬人還完全自然的，依這樣實行”。——這個就證明，在別的一些主義中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是“流自人民心願”

註七十 這不是克魯泡特金所說底場合。

註七一 『麵包略取』，巴黎，一八九二年版，七七至七八頁。

的。(註七二)

對於居住和衣服也是同樣的。人民依照同一規則，組織一切。

“確實的，要有一個顛覆。只是，應該使這個顛覆不成爲純粹的損失，應該使牠縮減到最小限度。並且這還是——不待我們來重說——向着於那些關係人，而不向着辦公局所，這是爲大家少受不便利之苦，所必然的”。(註七三)

這樣，到革命底最初日子，我們就會有了組織；“個人”主權底幻想，爲社會底需要，爲局勢底邏輯，限到合理的境地。並且，人就覺得是在充滿的和完全的無政府裏，個人自由便安全而良好了。那似乎不可相信，其實是真的：有了無政府就有了組織：對於大家雖有些必須實踐的規條，然而又是各人行其所欲。你以爲不會到這個地步麼？事情是

註七二 同前書，七八至七九頁。

註七三 同前書，一一一頁。

簡單的：這個組織不是“權力派”革命家創造出的；對於大家必須實踐同時又是無政府主義的這樣的規條，是人民這偉大無名者宣布出來的。然而人民，他是很狡猾的；看過這個街巷防堵戰底日子中那個爲克魯泡特金所從沒有機會見着底人，便可知道有些事情了。

但是，假如偉大的無名者愚蠢了，要創造一些很討厭於克魯泡特金底“辦公局所”呢？假如他像一八七一年三月之所爲，專要造出一個革命政府呢？於是，我們就只好說他錯了，我們勉力來使他轉回到最良好的感情，而在有必要時，我們拋出一些炸彈去反對“環形皮椅”。我們發明自行組織底人民，並且，我們破滅他所專要造出底機關。

你看這是怎麼樣在他的想像中實現卓越的無政府主義理想……。用個人自由底名義，使個人底和革命家底全黨底行動消滅於人民底行動中；沉沒了個人於羣衆。幾幾乎習慣這個邏輯的……程序，就不再遇着任何困難，而且可以自誇其全然不

是“權力派”和“空想家”了。還有甚麼更容易的，還有甚麼更快心的呢？

但是，爲要消費，便須生產。克魯泡特金知道得如此的好，以致他在這個問題上，給了一個良好的教訓於“權力派”的馬克思。

“現今組織底壞處不是在生產底“剩餘價值”遇到資本家手中，——如羅白爾杜士(Robertus)和馬克思之所說，這是縮小社會主義見解和對於資本制度之全般觀察的。——剩餘價值自身還不過更深的原因之一結果。壞處，是在於每代人未消費完之簡單的殘額給予了產生一個任何種“剩餘價值”底可能；因爲要有剩餘價值，就必須使男子，婦人，和兒童爲饑餓所迫，不得不賣他們的勞働力，以求得勞働力所生產底一小部份，尤其是他們的勞働力所能生產底一最小部份。(註七四)

註七四 可憐的馬克思，絲毫不知道這些深奧的真理，卽爲博學王子所非常混亂地陳說的！

“如果在同時還應該掠奪別些千數底工人，那就單來平等地分配工業所實現底利益，實際上是不滿足的。這問題是在於以人力之可能的最少損失，生產出全體安富最必需的生產品之可能的最大數量。(年七五)

我們是愚昧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從不曾聽見說社會主義社會可以由人假設出一個生產組織！既然這是克魯泡特金給我們指點出來，那就絲毫沒有更合理於遣送我們到他那處去，以求知道這個組織會有甚麼樣的形狀。對此題目，他也是說了一些有趣味的話。

“假設一個社會包含有許多百萬底居民，從事農業和很有許多種類底工業，例如巴黎和塞納——埃——瓦斯 (Seine-et-Oise) 省。假設在這個社會裏，一切兒童學習作工，他們的手和他們的腦都一樣地同時勞動。最後，再

註七五 「麵包掠奪」，一二二至一二三頁。注意點

爲克魯泡特金自己所加。

假設一切成年，除開擔任兒童教育底婦人，共同參加工作，一天五時，從二十或二十二歲到四十五或五十歲，並且，在看作必要的人類勞働中，不論甚麼部門，由他們選擇。這樣的社會，轉過來對於牠的全體構成員，會能保證他們的安富生活，——就是更好於今日有產階級所享受底現實的安樂。——而這個社會底各勞働者，另外，一天至少有五時準備給他，使能專心於科學，藝術，和個人的需要。所謂個人的需要，就是還沒有列入必需範疇，要再遲一點才引進這個範疇的。及到人底生產力增加時，凡今天還是看作奢侈或不可接近的，都可大家享受”。(註七六)

在無政府主義社會裏，絕沒有權力，然而有契約(又會着了你，不朽的蒲魯東先生，你永遠都康健呀!)。這個契約，是無限自由的個人由牠而“參加”工作於某某“自由縣”的。契約就是正義，自由，和

註七六 同前書，一二八至一二九頁。

平等，就是蒲魯東，克魯泡特金，和一切聖人。但在同時，——不要戲弄契約！——這是一個彷彿不會缺少保護方法的。實際上，契約之自由同意的簽字人不想盡他的責任時又怎樣呢？他就被驅逐於自由市府，而冒餓死的危險，這樣就不是一個很快樂的了。

“我假設有某數底志願人一組，互相聯合來經營任何種的企業。為完成企業計，除開一個組員屢屢失職外，大家都熱心地競爭勞働。這時應該因他一個人，解散這個組；舉出一個加罰於入底組長；或者最後，如‘博學士院’之所為，發出席證給各人呢？顯而易見的，不能這樣，也不能那樣，而只是在某天，對這危及企業底組友說：——“我的朋友，我們很喜歡同你一路作工。但是，因為你往往失職，或疏忽誤事，我們應該與你分開。你去尋找別的朋友，能够便利於你的疏懶的，與他們一起”。（註

註七七 『麵包略取』，二〇一至二〇二頁。

七七)。

這個辦法到底有相當的厲害吧。然而一切面子却是救住了，你看在他的話裏面，有好多是“無政府主義的……”。真是，假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內，找出一些爲善言勸告或至少因着自由同意的契約所殘殺底人，我們不要大驚失色！

這個禁戒懶惰的“自由的個人”之如此無政府主義的方法，愈是存在，便會完全是自然的，而且實行於“今天各處那些用罰金，減薪，監視等一切可能的制度來行競爭底全般工業中。工人能够依定時到工廠，但若做他的工作不好，因他的疏忽或別的過失妨害他的同伴，他們彼此不和睦，那就完了。他只有被強迫離開工場！”(註七八)看吧，這就是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完全與資本主義……社會底“傾向”相合底所在。

另外，稍涉嚴厲的辦法會特別稀少。個人從國家底羈絆和資本家的掠奪解放出來後，便由他們

註七八 同前書·二〇二頁。

的自由運動，來滿足大衆底，社會底需要。一切都用自由協商底方法來做了。

“誠然是的，女士們和先生們，有別的一些人誇詡工業的軍營和權力派共產主義底道院，我們則聲言社會底趨勢在一個反對的方面。我們看有若干百萬又若干百萬底小組織，自由構成，來滿足人這個生物種種不同的需要，——小組織底構成，有一些是依區，依街，依院；別一些穿過城牆，國界，大洋而相互攜手(!)。一切由人類底這種生物組成底人，都自由地互相尋求，而在生產者底工作做完以後，便或爲消費，或爲生產奢侈物，或爲促進科學於一個新方向內，自己團結起來。這是十九世紀底趨勢，我們要繼續牠做起走；我們所要求的，不過沒有政府底妨害而且自由發展罷了。自由歸於個人！傅立葉說：“放些小石粒在一個匣內，搖動牠們：牠們自己調整自己成鑲嵌形式，非常之有秩序，爲你找任何人來評

和地安排，所從不能做到的”(註七九)。

一個有見識底人，曾說無政府主義者公布其宗旨底宣言，可以簡括成一奇僻法律底兩條：

一 甚麼都會沒有；

二 無人不是負責思維他所有底東西。

這是一個誘惑人的“理想”，然而牠的實現只是不幸地少或然性的。

甚麼是“自由協商”，即依克魯泡特金而同樣地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底“自由協商”呢？

他引出來作憑藉的，有兩種例子：一，即連繫於生產和商品流通的；二，即是屬於各種嗜好方面：博學家，慈善家等會社領域的。

“你看一切大企業：蘇彝士運河(註八十)，大西洋航行，連接兩美洲底電報。最後你看這

註七九 『在社會主義進化中底無政府』(在列威士(Levis)廳底講演)，巴黎，一八八七年版，二九至三一頁。

註八十 “蘇彝士運河”！爲甚麼不說巴拿馬？

個商業組織，在你早晨起來時，你一定是到麵包處找麵包，……到屠戶處找肉，到百貨店找你所需要底一切。這是國家底事業麼？今天，我們實在是可厭惡地要支錢於中間人。誠然是的！要廢除那些還有更多的問題；但我們並不相信必須委託政府來供給我們的食料和衣服。”（註八一）

奇怪的事情！我們從前，開始是鄙薄馬克思只想到廢除“剩餘價值”，沒有任何生產組織底觀念，而我們現在，最終又來要求廢除“中間人”底利潤，講到生產，就誇詡最有產者的“聽其做去，聽其過去”。馬克思可以不無理由地大叫：笑得好的是笑得最後底人！

我們大家都知道有產者的企業底“自由協商，”而且我們只能歎賞此人底“絕對”誠實，為我們在共產主義底先驅者中看着的。這個無政府的“協商”恰恰是應該消滅的，因為牠使生產者結果成爲

註八一 『在社會主義進化中底無政府』。

他們自己的生產品底奴隸。

講到由博學家，藝術家，慈善家，等等自由地構成底那些會社，克魯泡特金自己說得很好的，是爲牠們的例子。牠們是“由人類這種生物在生產者底工作做完以後，自由地互相尋求來組成的”。雖然這絕不是確實的，——因爲在這些社會裏面往往沒有一個單獨的生產者，——但總永遠證明人只有在曾經與生產填清了他的課冊過後，才能够自由，所以著名的十九世紀底趨勢，對於知道個人底無限自由，怎麼樣會能與共產主義社會底經濟需要，和諧一致底問題，絲毫沒有給我們說甚麼。並且，因爲這個“趨勢”構成於牠自己，我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家”之一切科學的裝飾，強迫我們從中結論出，他之求助於科學，只是一句簡單的話，縱使他輕視空想家，而他就是一個較少智巧的空想家，一個“最好理想”之庸俗的追逐者。

“自由協商”做得很好，若非在可惜還沒有存在底無政府主義社會裏，至少在無政府主義的辯

論裏面是這樣的。

“現今的社會破滅了，個人財產廢除了，個人不再需要積蓄來爲其明天底保證，——那個，用一切錢幣或代表價值底廢除，就使他們不可能了，——有新社會保定他們一切需要底滿足。興奮個人底東西，再沒有別的，就只是這個理想之永遠向最好方面底伸張。個人或組織底關係，不再是交換底目的，使每個契約者只是企圖戰勝他的夥友(註八二)。彼此的關係不再爲着物品，而只是完盡互相的役務。那就毫沒有特別利益可見，親善會成容易，不和好底原因消滅了。”(註八三)

問，——新社會怎樣滿足牠的構成份子底需

註八二 有產者底自由協商會來給我們告訴克魯泡特金！

註八三 冉·格拉梧底『革命之翼日底社會』，巴黎一八九三年版，四四頁。(即『將來的社會』，巴黎，一八九五年，三二一頁。——發刊者)

要？牠怎樣給予他們以明天底保證？

答，——用自由協商底方法。

問，——假使生產只依靠個人底自由協商，牠是可能的麼？

答，——十分完美的是！並且，爲使你確信是可能，你只須假定明天是確實的，一切需要都可滿足，一句話，生產賴着自由協商，進行得很好。

這些同伴是何等卓絕的邏輯家，而這個在非邏輯的假設外沒有別的基礎底理想，是何等美好的理想啊！並且，無政府共產主義者理想底唯一基礎，就是無證據底詭辯，恰恰有待於證明底“假設”。同伴格拉梧，這個“深奧的思想家”，尤其是富於假設。一到困難現出來，他“假設”牠是已經解決了，於是，一切都在良好的理想中，向着更佳的地，暢利前進。

“深奧的”格拉梧，比“博學的”克魯泡特金，要欠慎重一點。這也是他，才有成功地推進其“理想”直到“絕對”荒謬的境地。他自問在『革命之翼

日底社會』中何者是要做的，因而發覺一個當父親拒絕他的兒童受一切教育這一個問題。父親是有無限權利底個人。他依照無政府主義規條：“行其心之所欲”。所以他人沒有任何權利去禁止他那樣。別一方面，兒童也可做他所要做的，而他現在是願意讀書。怎樣脫出這個衝突呢？怎樣在不觸犯無政府底怪法範圍內解決這個左右為難底問題呢？方法就是用一個“假設”。

“(在公民中底)關係，比之現在的社會，將是分外地廣大，分外地有博愛印象。現在的社會，立基於利益對抗上面，致使兒童，以其所見於世上的，以其日常熟悉的，想逃出父母底影響，而找得一切必要的容易，來獲得他父母拒絕於他底智識。更有甚的，假使他感覺到父母強加於他底統治，過於不幸了，他拋棄他們而去受那對他較有同情者底保護，當父母的不能視憲兵如囊中物，指使起去把現在法律允許他們底奴隸召回於他們的統治底

下”。(註八四)

這不是兒童從他的父母那裏逃出，這是空想家從不可超過的邏輯困難中自救出來。然而他的薩落孟(Salomon)審判，對於同伴們顯得如此的深奧，以致爲愛米爾·大耳羅(Emile Darnaud)原文地引出於他的『將來的社會』(註八五)，特別準備把格拉梧刻苦纂輯底書通俗化。

“無政府，是社會主義之無治理底制度，有雙重的起源。牠是特出於我們的世紀，尤其是後半部份之政治經濟場合上兩大思潮運動底產物。無政府主義者，與一切社會主義者同意，主張把存在已久底贓物，資本和機器底私有財產，宣告消滅。一切生產方法應該是而且將會是社會底公共財富，由社會財富底生產

註八四 『在革命翼日底社會』，六九頁。(即『將來的社會』，三五三至三五四頁。——出版者)

註八五 大耳羅，『將來的社會』(福瓦 Foix, 一八九〇年)，二六頁。

者管理。他們又與政治的急進主義之最前進的代表同意，主張社會之政治組織底理想，在這樣的狀態：屬於政府底職權減縮到最小限量，個人收回他完全的自由，來創始和行動，且用自由構成底小組織和大聯合這個方法，以滿足人類生存之無限制的需要。

“關於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底大多數贊成牠的結論。即是說完全否認工錢制度，主張共產主義。至於政治組織，把前面從急進綱領引出底部份，使之更完全的發展，以成就這樣的結論：社會底最後目的是減縮政府職權到零數，這就是說沒有統治底社會，一個字包括完，anarchie（安那其——意譯為無政府——譯者）。

“無政府主義者另外主張，既然那一切都是社會的和政治的組織理想，他們就不應該遲延牠的實現於將來的世紀。但是為達到共有財產之唯一有生氣而又有幸福的改變，就

只是與我們所已說了且正在接近着底雙重理想諸和一致的辦法。(註八六)

克魯泡特金，在這裏，從可嘆賞地明瞭的狀態中，給我透露出他的“理想”底根源和性質。這個理想，也如巴枯寧的那樣，真是雙重性的；牠真是生自有產者急進主義底商業或寧說曼徹斯特主義(註八七)，和共產主義，正同耶蘇之生自天主聖靈與童貞女瑪麗(Marie)底商業。無政府主義理想底兩個性質也是與上帝之子底兩個性質一樣地難於調和。但是，這兩個性質中，有一個明顯地是佔了優勢。無政府主義者要起頭就立刻地實現克魯泡特金所呼爲“社會之後來的目的”(the ultimate

註八六 俾·克魯泡特金，『無政府共產主義』，三頁。

註八七 manchesterianisme。曼徹斯特(manchester)爲英國底工業都會。自由貿易運動，卽以此地爲中心。因而曼徹斯特主義，就是自由貿易主義自由放任主義底別名。——譯者

aim of Society), 即是說破滅國家。他們的出發點永久是個人之無限制的自由。曼徹斯特主義在一切之前, 共產主義不過來於其後罷了(註八八)。然而, 無政府主義者, 爲給我們保定他們那在或然命運上之理想底第二性質, 就不止息地歌頌“將來”人底睿智, 良善, 和先見。他(指“將來”人——譯者)是如此完美的, 以致無疑地知道組織共產主義的生產。他是如此完美的, 以致我們在嘆賞他時, 自問爲甚麼不能信託他一點“權力”!

註八八 “無政府是一切自主溶化於人類條件底全部平等中所表現之諧和的作用。”(麥拿(R. Mella), 『無政府』, 在『Segundo Certamen Socialista』中, 把爾塞羅(Barcelone), 一八九〇年。)(普列哈羅夫引的, 根據於意大利的譯本, 『在科學與進化中底無政府』, 普拉士(Prato), 一八九二年版。

四

所謂無政府主義者底策略，

道德

無政府主義者是一些空想主義者。他們的觀點，與近代科學的社會主義，絲毫沒有共同底地方。

但是空想又空想。我們世紀底前半那些大空想家是些具有天才底人；他們把那時還全部囿於空想主義觀點底社會科學，推之前進。我們今天底

空想家，無政府主義者，就是些真善美底設想者，只曉得平平常常地抽出一些可憐的木乃伊化的(momifiés)原則底結論。他們對於社會科學，在其前進中，已距他們至少有半世紀的，絲毫不能用來有所作為。他們的“深奧的思想家”，他們的“上等的理論家”，同樣還不能把聯合他們自己的推理底兩端，告厥成功。這是空想家——頹廢派，患了不可治療之智識上的貧血症。從前底大空想家很能促進工人運動底發展。我們今天底空想家，只是遲延牠的進步，這尤其是，他們冒名的策略，有妨害於無產階級。

我們已經知道巴枯寧把‘國際’底章程，解釋成這些意思：工人階級應該放棄一切政治行動，而集聚他的力量於“立刻經濟的”爭鬥底場合，來增加工資，減少工時和由此遞推底一切。巴枯寧自己感覺這樣的策略是不甚革命的。他曾嘗試過，用他的‘同盟’底行動來資補足；他遂誇誦“騷亂”。無政府主義者，在他們的騷亂以及革命底空想中，狂熱

地和快樂地燒燬財產底題目篇章和一切政府的無用文字。這特別是克魯泡特金，曾經把非常重大的數量，付之火刑。所以有人說他是一個反叛了的官僚。

但是，無產階級底階級覺悟愈發展，他愈傾向於政治行動。而將他兒童時代如此頻頻幹底騷亂，拋之一邊。把西歐底工人，已到政治發展之某種程度的，慫恿起來騷亂，比之慫恿如像俄國農民，輕信而愚昧的，困難一些。無產階級絕不喜好騷亂底策略，以致“同伴們”不得不代之以個人的行動。這特別是在意大利底卑列梵（Benevent）暴動嘗試（一八七七年）以後，巴枯寧主義者竭力推崇事實底宣傳。然而，如果我們放眼回顧卑列梵嘗試底時代，我們會看出這個宣傳取了十分特別的形狀：很少騷亂，和完全無意義的騷亂；只是有反對公共建築，反對私人，和也反對“由個人承繼的”……財產那許多個人的暗殺陰謀。另外就不能有別的了。

“我們已經看過許多的人民叛亂，企圖達到迫

切的改良，——路意士·米什爾 (Louise Michel) 在『晨報』通信員恰當勿揚 (Vaillant) 暗殺事件問她時，說。——究竟達到了甚麼呢？只是人民被槍殺了。誠然如此！我們覺得人民已流血够了；更合算點的是，使少數人去犧牲冒險，這些暴力底行動有使政府和有產者恐怖底目的”。(註八九)

這就是我們所已經說了的，雖然詞句有點不同。路意士·米什爾忘記了說叛亂，惹出人民流血的，曾顯然於無政府主義者綱領底開頭，直到他們深信不是部份的變亂就沒有在任何樣式內服役於勞働階級。但是勞働者，在這些情況底大部份中，絕不聽他們所說底叛亂。

錯誤，如同真理一樣，有牠的邏輯。從你拒絕工人階級底政治行動時起，爲你不要効力有產者的政客，你就命定般地達到接受勿揚們 (des Vaillant) 和亨利們 (des Henry) 底策略。所謂德國社

註八九 刊於里昂『人民』中，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會黨底青年，還以他們自己的例子，加以贊成。他們開始攻擊“議會政策”，而對於“老輩”底“改良主義”策略，他們以……在紙上底（確然如此的）“革命的”爭鬥，純“經濟的”爭鬥，與牠對立。但這個爭鬥，在其自然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引起無產階級過到政治底競爭之場。那些“青年”，不願意恰恰地退回到否認政治底出發點，遂在某些時代誇詡他們叫做底政治示威，舊的巴枯寧主義“騷亂”之一新的種類。這將同騷亂一樣，用點名詞去給牠受洗。其實，政治示威對於這些憤激的“革命家”，永久都到得太遲，只是留給青年一個唯一的“向前”走去底道路。這就是改變自己的信念，到無政府去。用他的語言，即在宣傳……其所謂用事實底宣傳。蘭多爾和恭巴尼(Landauer et compagnie)“青年”底說法，已經是與最“古老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同樣“革命的”了。

你只有褻瀆了理性和科學，

這人類底最高力量；

讓你，在暈眩與幻魔中，

爲誑話底精神所支配；

這樣你將全部屬我。(註九十)

說到幻魔，在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底政治活動中，是不可勝數的。在這裏，急促便成了真的蠱惑。這樣，克魯泡特金就掉轉來，用社會民主黨人自己的武器：唯物史觀，反對他們。

“在每個經濟生活底新階段，——他確定地說。——有一個新的政治來適應。絕對的帝制，朝廷底政府，適應於農奴制度；代表政府，適應於資本底統治。但這兩個都是階級底政府。在一個相反的社會中，資本家和無產者底差異已經消滅，就不需要有同樣的政府；這是

註九十 哥德(Goethe)，『浮士德』(Faust)，一。
這是墨非士多菲力士(Mephistopheles)說的。——出版者(按浮士特爲哥德劇本，其中是闡明他的自然觀和人生觀的。墨非士多菲力士爲劇中底惡魔鬼底名字。
——譯者)

一個時代錯誤，即不合時宜的了。”(註九一)

假使社會民主黨人告訴他，說他們知道那個至少也與他一樣明白 克魯泡特金會答道，這是可能的，但他們不想從這些前提中抽出一個邏輯的結論。他，克魯泡特金，是一個好邏輯家。既然每個國家底政治構造是為經濟基礎所決定，據他推論，社會主義者底政治行動就絕對沒有意義。

“由經過政治革命來達到社會主義或同樣(!)達到農業革命，是最純粹的空想，因為全部歷史論證出政治改變來自經濟大革命，而非其相反”。(註九二)

世界上最好的幾何學家，從沒有造出比這個論證更嚴格的東西麼？

在依靠這個不可動搖的基礎時，克魯泡特金

註九一 克魯泡特金，『無政府共產主義』，八頁。

註九二 克魯泡特金對於巴枯寧底小冊子『巴黎宮闈納與國家概念』俄文版底序言，日內瓦，一八九二年，七頁。

教俄國革命家放棄他們反對沙制度底政治爭鬥。他們應該追隨立刻經濟的目的。“所以，把俄國農民從直到現在還壓迫着底農奴制度羈軛中解放出來，是俄國革命家底第一個任務。在這個場合工作，便是直接地和立刻地在爲人民底利益而工作；而且，另外還準備了國家之集中權力和國家之邊界底解放”。(註九三)

這樣，農民底解放就會準備了俄國沙制度底削滅，但是，在推翻沙制度前，怎樣解放農民？絕對的神祕！老李士果 (Liscow) 很有理由地說過：“用手指寫比用頭腦寫更容易而自然”。

雖然是那樣，工人階級底全部政治應該撮要成這幾個字：打倒政治！立刻的經濟爭鬥萬歲！這是巴枯寧主義，然而這是完美了的巴枯寧主義。巴枯寧自己推進工人做減少工時和增加工錢底爭鬥。我們今天底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則却企圖“使勞働者明白在這些小把戲中，得不着絲毫利

註九三 同前書 同樣頁。

益，社會只有在破滅管理牠底制度這個條件下，才是可改變的。”(註九四)增加工錢是沒有用的：“北美洲，南美洲，豈不是給我們證明出，凡是工人要求添加了巨多的工錢底地方，消費底物品就比例的增加。假使他到要求二十佛郎一天，便須二十五佛郎，才能像一個得着充足生活底工人那樣過活，以致使他永遠在生活水平綫以下”(註九五)。勞働日底縮短也至少是無用的，因為資本藉助於完美的機器，再捉住“勞働之系統的強固化”。這是馬克思自己證明出來的，別人不能比他的再明白了。(註九六)

全靠克魯泡特金，我們才知道無政府主義理想有雙重的根源。無政府主義者底一切“論證”，也是有雙重根源的。一方面，牠們(指論證——譯者)吸取最庸俗的有產者經濟學家所寫那些庸俗的經

註九四 冉·格拉梧，『將死的社會與無政府』，二五三頁。

註九五 同前書-二四九頁。

註九六 同前書，二五〇至二五一頁。

經濟學袖珍本子：例如格拉梧對於工錢底論辯，巴士梯亞(Bastiat)會狂熱地爲之喝采。別一方面，同伴們在起初回想一點成爲他們的理想之一底“共產主義”時，就依託於馬克思，而沒有理解他地引用。巴枯寧已經是爲馬克思主義所詭辯化的了。近代的無政府主義者，從克魯泡特金開始，還更加是那樣的。

格拉梧這個深奧的思想家底愚昧，是很奇異的一般；牠（指愚昧——譯者）超過所有在經濟學材料或然的界限。在這裏，牠只等於博學的地質學家克魯泡特金底愚昧。克魯泡特金在接近經濟問題時，每次都要說一些奇怪的東西。我們很抱歉的，就是篇幅缺乏，不允許我們把無政府主義經濟學底光怪陸離，告知我們的讀者。他們對於克魯泡特金所指示那些關於“剩餘價值”和馬克思的，表示滿意。

假使這不是太悲慘了，那一切都是笑話的，如俄國詩人列蒙託夫(Lermontoff)之所說。

實際上，這是悲慘的。每次，無產階級努一回力，給他的經濟地位帶來一任何的改良，就有一些“有情人”，從四方跑來，自稱對他有深柔的愛情。並且，靠着他們跛的三段論，設法來阻止他的運動，盡力給他證明這個運動之無用。這是我們曾經見過的，例如恰當八時工作運動時，無政府主義者，在他們所能底地方，都以爲最好機運到了，熱心反對。假使無產階級過到另外的一個，假使他繼續追求他“立刻經濟的”目的，——這是有良好習慣來做的——那些同樣的“有情人”，又出現了，他們備辦一些炸彈，而來給政府以興奮，使政府好在無產階級身上找尋口實。這是我們曾經見過於巴黎底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的；這是我們往往在罷工之中見到的。這些“有情人”是勇敢的人呀！而在工人自己中，有些誠實的人，把這些同伴看作他們的朋友，其實在他們的利益上，這些同伴是最危險的敵人。

無政府主義者絕不願意“議會政策”，因爲牠

只能使無產階級入睡；他絕不願意“改良”，因為改良是等於同佔有階級妥協。他願意革命，一個充分的，完全的，立刻的，而且立刻經濟的革命。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備辦一鍋爆裂物質，對着戲園或咖啡店底人衆中拋去。他便自謂是在“革命”；在我們，我們只覺得這是“立刻”憤怒的瘋癲舉動。

不用說，只是有產階級政府，在十分苛待謀害底作者時，才自慶他們的策略。社會危殆了！懸賞捉拿！（日譯為“注意執行官！”）而那些警察的“總督”動作起來，公衆輿論歡迎總長們為救社會發明出底一切反動辦法。

拿破侖第三(Napoleon III)已經不時樂得而有謀害，好來又一次救出那為秩序底敵人所危脅着底社會。很不純潔的安脫利(Andrieux 註九七)之

註九七 “同伴們找尋一個基金底贊主，但是無恥的資本家，沒有拿任何的親切表示來答應他們的呼籲。我用力慫恿無恥的資本家，我使他深信助成一個無政府主義報紙之為他的利益……另外，他又不相信我能粗野

自己的供認，德國和奧國挑釁的巡捕底事實和動作。對麻得里(Madrid 西班牙國都——譯者)議會底謀害之最近的洩露，等等，直到非常明顯地證明現在的政府，在“同伴們”底策略中，抽出一項極大的利益。並且，假如無政府主義者不如此加意殷勤去使牠容易一點，穿制服底恐怖主義者所經營底事業會有很多很多的艱難。

同樣，復古的和保守的報館，常常給無政府主

地提供警察總監底鼓舞於無政府主義者。我派遣一個穿得好底有產者到他們最活動而又最聰明的人中去找出一個。他解釋曾經在藥材商人中獲得了一些運氣，他喜歡犧牲他的收入之一部份，來助成社會主義的宣傳。這個有產者願受豢養，沒有露出任何疑痕於同伴們。經過他的手，我交出保證於國家收付銀錢處，而『社會革命』報就出版了。這是一個週報，我的藥商底仁慈不能到供給一個日報底費用。”¹，Andrieux底『一個警察總監底回憶』，巴黎，一八八五年，第一卷，三三七頁和其次頁。

義者，顯出一種裝作得不好的同情，而致歉意於覺悟其目的底社會主義者之絲毫不願有與他們共同底地方。“他們驅逐他們如像可憐的狗一樣”，這是巴黎底『菲喀諾』(Figaro)恰當‘玉里齊(Zmrich)大會’驅逐同伴們時說底可惜話。(註九八)

無政府主義者，——假使他不是探偵，——是受罰於常時和到處，都得到恰恰與他勉力來得到的相反，底人。

“派遣一些工人到議會中去，——波爾大(Bordat)一八八三年在里昂法庭前說，——這種動作

註九八 無政府主義者用冒論自由底名義，要求允許參加‘社會黨大會’。無政府黨法區報，對於‘大會’底意見是：無政府主義者自己慶幸他們中有些人參加‘託瓦(Troyes)大會’。一個‘無政府黨大會’若愈是不合理，無緣由，無目的，那末將就‘社會黨大會’來闡發他底思想，便愈是合邏輯的了。”(一八八九年一月一二日底『反叛』)。我們不能也一樣地用自由之名，請同伴們讓我們安靜一下麼？

好像當母親的引起她的女到妓院去一樣”。這也是在用道德底名義，爲無政府主義者排斥政治行動底理由。然而，他們帶起他們議會腐化底恐懼，到何處呢？去作偷竊底伸訴（“放錢在你的錢袋內”，摩士特已在一八八〇年寫在他的『Freiheit』），去頌杜勿爾們（des Duval）和拉勿雪們（des Ravachol）底功績，——他們以“主義”之名，犯了最粗鄙和最討厭的罪。俄國著作家黑任（Herzen），敘述他過某處，在意大利底一小城內，曾遇着一些牧師和匪徒，而他覺得十分困難的，就是不能猜出那些是牧師，那些是匪徒。我們今天底十分公平的人，就像這種光景：你要怎樣來猜出同伴終止於何處，匪徒開始於何處呢？無政府主義者自己也常常沒有成功，如像在他們的環境中底爭論。即如拉勿雪事件之產生，便是證明。就是他們中間底最良好者，其道義完全不可非難，在他們判斷“用事實宣傳”時，也是一樣地躊躇不決。

“處罰用事實底宣傳麼？——埃利塞·邵

可侶說。——如非用模範來倡說人類底善和愛，那末這個宣傳是甚麼樣的呢？這些稱暴力行動爲“事實宣傳”底人，證明他們沒有明白這個表示底意義。無政府主義者，懂得他的作用的，不去殺戮任何偉人，而竭力來使其隨他的意見，做他的信徒並在他的名下，對於一切爲他所遇着底人，顯出好與當，以做他的事實宣傳。”（註九九）

我們不問那雖仍爲無政府主義者而與謀害底策略斷絕關係底人。我們只是請讀者來鑑察下面的各行：（這是『永遠在前』底出版者寫信給埃利塞·邵可侶，問他對於拉勿雪底真正意見時，邵可侶答覆底話。）

“我欽佩他的勇敢，心底良善，志向底偉大，寬宥敵人底仁慈。我認識底人，少有超過他的

註九九 見於不律悉（比京——譯者）底『社會主義學生』，第六號，一八九四年的，發表的是邵可侶給一個爲無政府主義謀害來詢問他底“先生”做出底聲明。

仁慈的。說到知他至何種地步底問題，他常常是喜歡推進他自己的權利於極端，就是別的那些爲人類連帶義務底感情所發出底思想，也不能使之屈撓。但是，我與承認拉勿雪爲一具有罕見的偉大志向底英雄那些人比起來，我對於拉勿雪底承認，亦不亞於他們。”（註一百）

這個全然不與前引的聲明相合，而這個恰以不能不承認底樣法證明邵可侶先生底躊躇不決，卽不確切地知道他的“同伴”終止在何處，匪徒開始在何處。

問題之難於解決，正同有些不壞底個人，是“匪徒”同時又是無政府主義者一樣。拉勿雪絕不是例外。最近在巴黎被捕底無政府主義者阿耳梯（Ortiz）和捷利果第（Chiericotti），在他們家裏找出一大堆來自偷竊底東西。這不僅在法國有這種由顯然不同的行道做出底數罪齊發。只要回想奧

註一百 十九世紀（紐約，一八九二年九月，一五

國人克梅里(Kammer)和士台馬奢(Stellmacher)便可明瞭。

克魯泡特金努力使我們相信，無政府主義的道德，是無強迫也無裁可而外於一切功利派的計算底道德，牠同樣於人民之自然的道德，善行成爲“習慣底道德”(註一〇一)。無政府主義者底道德是好推想者底道德。他們在個人底無限權利這個抽象觀點上，估量人類一切的行動。並且，用無限權利底名義，聲言最殘酷的暴行爲無罪，這是極憤怒的武斷。在勿揚(Vaillant)底謀害發生於柏呂謨(Plume)宴會那一下午，無政府主義的詩人羅蘭·待哈台(Laurent Tailhade)叫道：“如果這個舉動是好的，那些犧牲有甚麼關係？”

待哈台是一個頹廢派，他以那同一事件而失去神智，還有勇氣維持他的無政府主義的意見。實

註一〇一 見於他的『無政府共產主義』，三四至三五頁；他的『社會主義進化中底無政府』，二四至二五頁；他的『無政府主義的道德』，在各處都可看出。

際上，無政府主義者攻打德謨克拉西，以爲德謨克拉西，依他們看來，只是多數對少數底專制。多數沒有任何權利強迫他的願意於少數。但如真是這樣，無政府主義者用甚麼原則底名義，叛亂起來，反對有產階級？這還因爲他不是少數麼？或者因爲他沒有行其所欲麼？

做你所欲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宣布底話。有產階級欲掠奪無產階級，並且做得很好。他遵照無政府主義的規則，同伴們怨恨他的操行不好，那就是大不對的了。他們用他的犧牲者底名義去攻打他，完全成了笑話。所以無政府主義的邏輯家待哈台繼續說道：“如果，由牠（指前說之“這個舉動”），個人自己存在了，廣漠的人類之死，有甚麼關係呢？”看吧，無政府主義者真正的道德，就是王底道德：sic volo! sic jubes!（我這樣想故我這樣認定）（註一〇二）

註一〇二 我們從報紙上知道待哈台曾爲無政府主義者拋在福約（Foyot）飯店中底炸彈所傷。那個電

總括來說，就是這樣：無政府主義者，用革命底名義，效力於反革命底利益；用道德底名義，贊成最不道德底行爲；用個人自由底名義，踐踏他們同類底一切權利。

這恰恰是因爲那樣，全部無政府主義學說都歸破壞，而反對牠自己的邏輯。假如第一狂妄的人來了，可以殺他所欲殺底那樣多的人，因爲這樣是他良好的愉快；而由大量的個人所組成底社會，可以充分給牠一個懲戒，因爲這樣是牠生存之必要的條件。

報)『日內瓦評論』，一八九四年四月五日)說：‘待哈台先生不停止地抗辯，以反對那些人所取之於他底無政府主義理論。適有一個住宿醫院底醫科學生曾叫他回想他的論文和上引的著名句子，待哈台先生遂不做聲，而只要求綠醇(悶藥之一種——譯者)來止痛了。’

五

結 論

有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

“無政府底父親”，這個“不朽的”蒲魯東，苦辣地譏笑那些把革命約束於暴力行動，交換打擊，殺人流血底人。“父親”底後人，近代的無政府主義者，專門是從這個無智地幼稚樣法來了解革命。凡不屬於暴力的，都是背叛了宗旨，與“權力”幹出之不純潔的妥協（註一〇三）。有產階級，被弄怕了，不

知道從事來反對他們。在理論領域，他與無政府主義者相遇，總是絕對無力的。這是他自己可恐怖的兒童。他是第一個宣傳“聽其做法”底理論，無秩序的個人主義的。他今天最傑出的哲學家，黑卑特·斯賓塞，不過是一個保守派的無政府主義者罷了。他的“同伴們”是一些活動的和不停住的人，推進有產階級底邏輯直到盡頭底地方。

有產階級共和底法官，曾處罰格拉梧以監獄，對於他的書『將死的社會與無政府』，則付諸絕滅，不使流行。然而有產者的文學中人，却聲言這本可憐的書是一種深奧的著作，牠的作者具有難得的智慧。

並且，有產階級不僅僅絕沒有理論(註一〇四)

註一〇三 真的，像邵可侶這些人，永遠不贊成同這一樣的革命概念。但是，再說一次，否認用事實宣傳底無政府主義者還留下有甚麼呢？那就只是一個夢想的和感情的有產者，沒有別的東西。

註一〇四 爲使人明白有產階級的理論家和政治

的武器來攻打無政府主義者，而且他眼見他的青年惑溺於他們的學說。在這個飽食的而又腐敗直到骨髓底社會裏，一切信仰好久以來就死滅了，一切誠實的意見都成爲笑話，在這世界裏，他厭煩了；於玩味一切享受之後，不再知道要甚麼幻想甚麼放蕩底新感覺。於是就有一些人，好心好意地傾耳來聽無政府主義喇叭底音調。在巴黎底“同伴們”中，已經不壞地有了一些非常“過活得的”人，一些漂亮的人，如法國著作家拉伍·雅里葉（Raoul Allier）所說，在往開會前，只肯穿漆了的鞋子，並用大利亞花（註一〇五）裝飾鈕扣。一般頹廢派

家在他們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爭鬪中底軟弱，只須讀龍布羅梭（C. Lombroso）和柏拉耳（A. Berard）底論文，——在『評論之評論』，一八九四年二月一五日；——或布爾朵（J. Bourdeau）底論文，——在『巴黎雜誌』，一八九四年三月一五日，——便夠了。最後這個人，只曉得呼籲人性，他相信人性“不會因克魯泡特金底小冊子和拉勿雪底炸彈，而致改變。

的著作家和藝術家，改變信仰，皈依無政府，而宣傳牠的理論於雜誌中，如『法國底梅爾古爾(Mercure)』，『文壇』，等等。這是很容易懂得的。假使無政府主義，這個本然有產階級的學說，在一切有產階級中最委靡的法國有產階級裏面，沒有找得信徒，那才應該驚奇。

在佔取無政府主義的學說時，頹廢派的著作家，在世紀末的，恢復了牠的有產者個人主義底真面目。在克魯泡特金和邵可侶用被資本家壓迫着底工人之名來講主義時，『文壇』和『法國底梅爾古爾』，就是在用個人之名！企圖解脫一切社會障礙，來自由地行其所“欲”。無政府主義就這樣回到牠的出發點。斯梯納說：“毫沒有甚麼在我之上”；羅蘭·待哈台說：“如果，由牠，個人自己存在了，廣漠的人類之死，有甚麼關係呢？”

有產階級現在不再知道怎樣做了：“我，曾經爲實證主義而奮鬥，——愛米爾·左拉(Emile

Zola) 嘆息地說，——誠然! 是的，在爭鬥三十年後，我自己覺得我的信念動搖。宗教的信仰阻止這樣的理論散播下去：但牠今天差不多還沒有消滅麼? 誰個會給我們一新的理想呢?

真堪痛惜啊，先生們，絕沒有理想對於行尸走肉如你們的呀! 你們去把一切理想都拿來試試吧，你們去當佛教徒，託侶倚(註一〇六)，沙爾(Sars)，瑪惹(註一〇七)，沙耳登(註一〇八)，克巴里(註一〇九)，伊喜士(註一一〇)，或無政府主義者——這個適合

註一〇六 druides 爲果列人 (Gaulois 西歐古代民族) 底牧師。——譯者

註一〇七 magis 爲古波斯精通星學底教士，又爲希臘羅馬底術士。譯者

註一〇八 Chaldéens 爲沙爾達 (Chalde 古希臘史家稱巴比倫底名字) 底占星者，魔術師。譯者

註一〇九 kabbalistes 爲猶太人及中古一基督派之通神術或聖經秘解底人，意即神祕主義者。譯者

註一一〇 isistes 爲伊喜士 (isis, 古埃及底女神——譯者) 教底信徒。

於你們得頂好，——你們就留在你們現有的地位，成爲一些沒有信仰，也沒有法律底生物，爲歷史所弄空了的酒囊飯袋吧。有產者底理想已經是多餘的了。

對於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沒有使我們恐怖底地方。有產階級底兒子，無政府主義，永不會有一個嚴重的影響給予無產階級。假使在無政府主義者中，有一些工人，誠實地願意他們的階級好，而且犧牲於他們所相信爲有利的，這只是由於一種誤會，以致站到這個陣營來。他們不過認識無產階級解放底爭鬥於無政府主義者給他努力底形式之下而已。更好地使他們明瞭，便會來到我們這邊了。

你看這個足以證明此說底例子。在一八八三年，里昂無政府主義者底案件中，工人達格蘭日 (Desgranges) 談他怎樣成爲主張政治底人，而又於一八七九年被選爲魏列胡南什 (Villefranche) 底縣議員。他說：“在一八八一年，九月，當魏列胡

南什底染工罷工時，我被任爲執行委員會底書記。在這個可紀念的事變中，……我確信廢除權力底必要，因爲一說權力，就是在說專制政制。——在這個罷工中，東家拒絕與工人談判，省和縣的行政機關爲了此爭執要做甚麼呢？五十個憲兵，手拿腰刀，來擔任解決問題。這就叫做和平方法，爲政府所使用的。所以在這個罷工之後，有些勞働者，我也是其中之一，明白了嚴重地研究經濟問題底必要。而爲那件事，我們就起了一種念頭，要在晚間開會來共同研究”。(註一一一)不用添說，這個小組織成了無政府主義者。

所以你看那是怎樣經過的。一個活動的和聰明的工人贊助一個任何有產者的政黨底政綱。有產者說勞働人民底好，但他們第一步就背叛他。工人在從前相信這些先生誠實的，現在便發怒起來，

註一一一 見於『在里昂警廳輕罪審判所和控訴院前底無政府主義者案件』，里昂，一八八三年，九〇至九一頁，

想離開他們，他遂決心嚴重地研究“經濟問題”。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驀來，喚起他回想有產者底背叛，和憲兵底腰刀，給他肯定政治爭鬥只是有產階級的奸詐。而爲解放勞働者，就須得放棄牠，專以破滅國家爲目的。工人僅僅才開始來研究他的地位，一經勸告，就覺得同伴說得有理，於是便成確信而忠實的無政府主義者。假使他推進他的研究更遠一點到社會問題，假使他明白同伴只是一個自負有識的愚昧，他的話是胡說胡想，他的“理想”站不穩當，而在有產階級政治之外，有與牠對立的無產者政治來終止資本社會底生存，那末，他會達到甚麼？他便要成爲一個社會民主黨人。

因此，我們的思想越是加多地散播到工人環境中去，——牠的散播永遠地是日益加多——無產者安排跟着同伴們的就愈加減少。無政府主義一天一天地改變——除開“受教育的”竊賊，——成爲有產者的遊戲之一種，準備供給些強固的感覺於“個人”文章有過度的浮華和半浮華的快樂。

者。

將來，到無產階級成爲局勢底主人時，只有纔
屑地來安靜一切同伴。最“漂亮的”也是一樣，他只
有吹一口氣來消滅無政府主義的灰塵。

空白页

譯 後 底 話

我譯完這本書後，覺得有幾點應該聲明底話。

第一。『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底缺點，誠如列寧所說：“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普列哈羅夫把那最致命最可爭論的一點，把那與無政府主義者底爭鬥在政治上最關重要的一點：革命對於國家底關係問題和一般的國家問題，完全擱開而不置一辭！”“但是談論『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而把整個的國家問題撇開不講，……那就不可避免地會走入到機會主義底深坑中去的”。

第二，這本書所批評底無政府主義，對於斯樣納，蒲魯東，巴枯寧較詳，對於克魯泡特金較略。這自然是因為那時克魯泡特金底著作出得尚小。可是克魯泡特金才是現代無政府主義者所公認底理論家。尤其以“互助論”出名。對於國家理論和經濟思想，亦論說得多。

為補救這兩個缺點，使讀者讀本書後，對於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有很明白的認識，原擬轉載三篇文字在後面。嗣以書局預告，也定有價目，而付印又甚倉忙，遂中止這個辦法。以後有機會，當將三篇文字，另印成書。

另外，還有一種聲明，關於策略問題的。普列哈羅夫證明無政府主義者底暗殺行為與盜匪無異，是不正確的。我們只能批評徒用暗殺之不能改造社會，解決社會問題。革命手段底性質，——破壞與搗亂，原是為被統治階級看作盜匪的。普列哈羅夫底批評，恰恰表明他只是合法的社會主義者，改良的社會主義者。更進一步，恰恰表明‘第二國

際'時代社會黨由政治爭鬥，到議會政策，到合法運動，改良主義，而失掉革命性質，暴力手段那一個事實。這種策略路線，已經爲世界大戰所結束了，現在完全不合。在世界革命時代，尤其在爭鬥緊張入於內亂狀態底國家，無政府主義者從前所用底革命手段，形態(暗殺與騷亂)雖不可取，而其性質(暴力反抗)，則頗可採用，只是變個人的爲羣衆的，變零碎的爲整個的，變只圖騷亂的爲注意成功的就對了。於是我們的策略，便由巴枯寧主義(Bakouninisme)到了馬克思主義(Marxisme)。

爲明白而免誤會計，這裏必須指出介在這兩種主義間底布朗基主義(Blanquisme)來。牠的暴力反抗不是個人的，也不見得是零碎的，而且目的在獲得奪取政權底成功。因此，和平的，合法的，和投機的社會主義者，例如伯倫斯坦(Ternstein)，就誣羣衆的，整個的，和注意成功的暴力反抗爲布朗基主義。其實布朗基主義之不注意廣大羣衆，只要有了一點羣衆就暴動，並且專從事於武力，其結

果不獨把革命軍事行動簡單化，而客觀上也就是在憑少數羣衆，作零碎反抗，只是騷亂一陣罷了。所謂客觀的革命環境，民衆的革命情緒，……更一概拋開。革命完全成了主觀的軍事冒險和軍事投機。所以 Blanquisme 與 Marxisme 大有分別的地方。把這點說得最明白的，要數革命策略底導師伊里奇 (V. I. N. Lénine)。他說：

“爲成爲完全的勝利，Insurrection(註一)應該不依靠陰謀，不依靠政黨，而依靠前進的階級。這是第一點。Insurrection 應該依靠一切人民之革命的向前直撞(註二)，這是第二

註一 這個字照我前幾行所用，應譯爲暴力反抗；其實，牠的本義是暴動，這裏也應該譯作暴動。但與胡適所說與「宗教」關係，只得寫出原文。至「暴力反抗」一語，也是因此而用以代替 insurrection 了。——譯者

註二 切勿誤會「一切人民爲全民」，只可當作全體民衆看。而「革命的向前直撞」，一譯革命的推進，是民衆日益革命化底意思，是革命情緒日益發展底意思。——譯者

點。Insurrection 應該爆發在革命上升底最高之點，即是說在這個時候：人民前鋒底活動力頂大；在敵人中間和革命之懦弱而遲疑的朋友中間底動搖頂烈(註三)。這是第三點。在 Insurrection 問題底提出中，把這三個條件放進去，就是 Marxisme 別於 Blanquisme 底地方。(註四)

另外，我對於亞麥達·杜諾瓦底意見，也有說幾句話底必要。

據他的意思，在法意西等國有工人的無政府主義，這是與斯梯納底個人主義沒有關係的。其實工人的無政府主義與工人的社會主義(註五)，無論

註三除“人民前鋒……”以外，所有底注意點俱爲我加的。——譯者

註四 見於伊里奇論文：『馬克思主義與暴動』。

註五 社會主義自從過到科學以後，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本質地而又本然地成爲工人的了。此處加上“工人的”一形容詞，全爲文字底必要，另無他意。

如何是有不同的。牠們的不同之點，就是在：無政府主義主張自由，反對國家。而反對國家只是主張自由底手段，或消極一面。合起來看，主張自由和反對國家完全是一個人主義之二面：積極的和消極的形式，正面的和反面的形式。克魯泡特金底無政府共產主義，完全是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底合璧。即是斯梯納與馬克思底携手（註六）。這正同蒲魯東一樣，是在聯合保守主義與革命主義之兩極端而爲一。就其理論和行動來說，都是個人主義在前，社會主義在後。所以個人主義才是無政府主義底本質。因而斯梯納才真是牠的父親。由蒲魯東而巴枯寧，而克魯泡特金，以及埃天凡，格拉梧，都是一脈相傳的。因此工人的無政府主義，仍然不能外於斯梯納底教義，或個人主義。倘然與斯梯納無關，

註六 在克魯泡特金及其信徒之口談資本家，勞動者，社會革命，共產主義，……時，是這樣的。其實，他們對於科學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一無所知的。這就以普列哈羅夫底判斷爲正確。

那就應該是社會主義了，工人的無政府主義便不能存在。那末，杜諾瓦“拋棄斯梯納於一邊”，斷定“他的影響可說是等於零”底話，便根本不對了。

最後，我要特別稱誦普列哈諾夫的，是他在批評無政府主義中，給我們晒露了無政府主義底形而上學性，個人主義性，小資產階級性。換言之，就是他證明了無政府主義是非科學的，非社會的，非勞動的，一句話，非無產階級的。這是他給我們的根本概念。不懂這點底人，就是沒有了解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底人。這對於我們認識無政府主義在學理上，提供了一個嚮導的概念。

青 銳

一九三〇，一，二二。